

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爲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駱驛間起光明洞徹何以盡陳倘其賢賢也白有可尚夫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於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也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之行朗然映人而尚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

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蜺月費千金日宴群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客成市故時人歌曰賓客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下士得也而晚節改操棲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鄭國時惟清哉稜威雄雄下懼群物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閒之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嚴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吝

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
害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
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按山窺海轉死溝壑豈
能明目張膽託書自陳邪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
所從來答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吾豈可鞭撻
甯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
大愚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眇白必能使精誠
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爲寒若赫然振威加
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即膝行於前再拜而
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水辭君侯黃鶴舉矣何王公
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劔乎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九



唐文粹

卷二十九

字三十四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

宋吳興姚 鉉纂

明建武鄧 漢校

書十二命附摠九首

切磋五

別令狐拾遺書李商隱答崔立之書韓愈

重與陸賓虞書劉軻與陶進士書李商隱

答侯高第二書李翱

規誨三

寄從弟正辭書李翱與外孫崔氏二孩書李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寄諸弟砥石命附○舒元興

諭一

諭江陵耆老書劉琰

別令狐綯拾遺書

李商隱

子宜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寫足下去後憮然不怡今早垂致葛衣書辭委曲惻惻無已自昔非有故舊援拔卒然於稠人中相望見其表得所以類君子者一日相從百年見肺肝爾來足下仕益達僕困不動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離足下觀人與物共此天地耳錯行雜居螻蟻哉不幸天能恣物之生而不能與物慨然量其欲牙齒者恨不得翅羽角者又恨不得牙齒此意人與物略同耳有所趨故不能無爭有所爭故不能不於同中而有各異耳足下觀此世其同異如何哉兒冠出門父翁不知其枉正女笄上車夫人不保其貞汚此於親親不能無異勢也親者尚爾則不親者惡望其無隙哉故近世交道幾喪欲盡足下與僕於天獨何稟當此世生而不同此世每一會固一分散至於慨然相執手嘖然相感決然相泣者豈於此世有他事哉惜此世之人率不能如吾之所樂而又甚懼吾之徒子立寡處而與此世者蹄

尾紛然蛆吾之白擯置譏誅襲出不意使後日有希
吾者且懲吾困而不能堅其守乃捨吾而之他耳足
下知與此世者居常給於其黨何語哉必曰吾惡市
道嗚呼此輩真手搔鼻戲而喉噉人之灼痕爲癩者
市道何肯如此輩邪今一大賈坐帶貨中人人往須
之甲得若干曰其羸若干丙曰吾索之乙得若干曰
其羸若干戊曰吾索之既與之則欲其蕃不願其二
失口舌拜父母出妻子伏臘相見有贊男女嫁娶有
問不幸喪死有致饋葬有臨送弔是何長者大人哉
他日甲乙俱入之不欺則又愈得其所欲矣回環出

入如此是終身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益
嚴出妻子益敬伏臘相見贊益厚男女嫁娶問益豐
不幸喪死饋贈臨送弔哭情益悲是又何長者大人
哉惟是於信誓有大欺漫然後罵而絕之擊而逐之
訖身而勿與通也故一市人率少於大賈而不信者
此豈可與此世交者等邪今日赤肝腦相憐明日衆
相唾辱皆自其時之與勢耳時之不在勢之移去雖
百仁義我百忠信我我尚不顧矣豈不顧已而又唾
之足下果爲市道何如哉今人娶婦入門母姑必祝
之曰善相宜則祝日蕃息後曰生女子貯之幽房密

寢四隣不得識兄弟以時見欲其好不顧性命即日可嫁去是宜擇何如男子屬之邪今山東大姓家非能違摘天性而不如此至其羔鷲在門有不問賢不肖健病而但論財貨恣求取爲事當其爲女子時誰不恨及爲母婦則亦然彼父子男女天性豈有大於此者邪今尚如此况他舍外人燕生越養而相望相救抵死不相販賣哉細而繹之眞令人不愛此世而欲狂走遠颺耳果知足下與僕之守是邪非邪首陽之二士豈斬盟津之八百吾又何悔焉千百年下生人之權不在富貴而在直筆者得有此人足下與僕當有所用意其他復何云云但當誓不羞市道而又不爲忘其素恨之母婦耳商隱再拜

答崔立之書

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觀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不以丈夫期我也故不能默默輒復自明僕

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惟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

焉退自取所試讀之廼類於俳優者之辭頽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旣已爲之則欲有成書所謂耻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設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固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

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其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王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知於天下雖兩剛足不以爲疾且無使剝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非尤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剛足下無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削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頓首

重與陸賓虞書

劉軻

別韶卿已逾時雖遊處讌賞不接然予心未嘗一日去韶卿也且京洛相去八百里足以絕韶卿車轍馬

跡矧又自洛南而東涉淮浮江泂涸數千里安得不
悒悒西望邪比予在輦下五六年始不知韶卿及知
韶卿兩心始親而形骸已相遠苟未能忘情忍不酸
鼻出涕爲吾友之思邪前陸掾來得韶卿書知韶卿
欲屈道以從人求京兆解送知韶卿道在與否固不
在首解於京兆也愚嘗謂與遊者道韶卿膚未雞髮
未鶴然其心甚老脫一旦脅肩低眉與諸子爭甲乙
於縣官豈愚所謂甚老者邪韶卿曾不是思也愚所
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顏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
傳首伯夷其爲首出豈不多邪韶卿不首於是而欲
首於何哉僕又聞京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韶
卿人聞烏有不心躬嘿禮靈冠統以待之邪夫然亦
何害小伸於知己耳不然則東國絀臣西山餓夫微
仲尼何傷爲展季伯夷矣韶卿獨不見旣得者邪豈
盡爲顏子太伯伯夷然幸韶卿熟思之無以予不食
太牢爲不知味者也前月中兩寄狀計必有一達者
過重陽當決策東去計韶卿無以予身遠而不予思
也勉矣自愛策名春官後當會我於真山

與陶進士書

李商隱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覩昨又

垂示東岡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奧大不宜爲冗慢無勢者所窺見且又厚紙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與之甚下邪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常得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密記之蓋嘗於春秋法度聖人綱紀又羨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手書口詠非惟求以爲已而已亦祈以爲後來隨行者之所師稟已而被鄉曲所薦入來京師又亦思前輩達者固已有是人矣有則吾將依之繫鞅出門寂寞往還其間數年卒無所得私怪之而比

有相親者曰子之書宜貢于某氏某氏可以爲子之依歸矣即走往貢之出其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有默而視之不暇朗讀者又有始朗讀而中有失字壞句不見本義者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默默已已不復咨歎故自太和七年後雖尚應舉除吉凶書及人憑倩作牋啓銘表之外不復作文文尚不復作况復能學人行卷邪時獨令狐補闕最相厚歲歲爲寫出舊文納貢院旣得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人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于朝揖曰八郎之友誰最善絢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爲薦託之辭

故夏口與及第然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不復細意經營述作乃命合爲夏口門人之一數耳爾後兩應科目者又以應舉時與一裴生者善復與其挽拽不得已而入耳前年乃爲吏部上之中書歸自驚笑又復懊恨周李二學士以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辭者豈容易哉天地之災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文盡知矣而又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博學宏辭者邪恐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臣宰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指甲而時脫有盡不能

知者則號博學宏辭者當其罪矣私自恐懼憂若囚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亦不畏矣去年入南場作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尋復啓與曹主求對于號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者而又其家窮弟妹細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始至官以活獄不合人意輒退去將遂脫衣置笏永夷農牧會今太守憐之催去復任逕使不爲升斗汲汲疲瘁低僿耳然至於文字章句愈怙息不敢驚張常自况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獲

忠肅之謚也而吾子反殷勤如此者豈不知邪豈有意邪不知則可有意則已虛矣然所以拳拳而不能忘者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爲山而有三得始其卑者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著而又得其近而能遠思欲窮搜極討灑豁襟抱始以往來畚畚不遂其願聞者得李生於華郵爲我指引巘谷列視生植僅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暮留止宿旦相與去愈復記熟後又得吾子于邑中至其所不至者於華之山無恨矣三人力邪今李生已得第而又爲老貴人從事雲臺生亦顯然有聞於諸公聞吾子之文粲然成就如是我不負華之山而華之山亦將不負吾子之三人矣以是思得聚會話既往探歷之勝至於切磋善惡分擘進趨僕此世固不待學奴婢下人指誓神佛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邪明日東去旣不得向寓書惘惘九月三日弘農尉李商隱頓首

答侯高第二書

李翱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三讀足下書感歎不能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在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此之無憂乎前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闢之者將以

明吾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者也吾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禹湯文王孔子之道未絕於地矣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宮商之一其聲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知足下必將憤予而復其辭也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沈浮之時乎苟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爾如順沈浮之時則是乘流望風而高下焉苟如此雖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况天下乎不修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遐矣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爲也如有一

朝之患古君子則不患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蓋孔子畏于匡圍于蒲伐樹於栢黉逐于魯絕糧于陳蔡之師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邪賢不肖在我者也貴與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己而須之爾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路子貢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于此子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也而人之不信也與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蓋少貶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

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謂顏回如謂由也賜也顏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道旣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蓋歎之也以孔子其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也而知孔子者獨顏回爾其他皆學焉而不能到也然則僕之道天下人安能信而行邪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人也皆以柔風汗辭同用明夷

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乎夫西伯聖人也姜里之拘僅不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陳惡在其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爾其能遠之與否而必容焉則吾不敢知也非吾獨爾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窮則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傳之于天下者也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大有得於吾之功者爾天之生我也亦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則吾將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能自知也天

下人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夷齊之道也如僕向者所陳亦足以免矣故不復有所說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親故知我者也苟異口同辭皆如足下所說是僕於天下衆多之人而未有一知己也安能合於吾心乎吾非不信子云云者也信子則於吾道不光矣欲默默則道無所傳云爾子之道子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寄從弟正辭書

李翱

知汝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爾何獨至于賢丈夫而反無時

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于古之人爾其心既自以爲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使餘者以與時世進退於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祇益勞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歿千餘年吾不及見其人吾能

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由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而能求而充之者也何懼而不爲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之云爾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李華

八月十五日翁告崔氏之子兩孩省吾出身入仕行四十年晚有汝母已養汝二人矣吾逮事裴氏鄭氏崔氏諸姑于氏堂姑皆賢明淑哲爲內外師範意欲與汝言之裴氏始恩慈見吾一善未嘗不流涕祝吾成立見吾伯仲書題誨責踈略話及舊事云無此例吾伯仲書題比今日中外書題其間踈密不啻百十也吾小時猶省長幼每日兩時櫛盥起居尊行三時侍食飲食訖然後敢食猶責不知禮今者諸子日出高眠爭覽盤盂何曾有此儀可爲歎息世教如此何

得不亂婦人亦要讀書解文字知今古情狀事父母
舅姑然可無答詩序云哀窮寃思賢才而無傷善之
心焉是關睢之義也易曰主中饋無攸遂婦人但當
主酒食待賓客而已其餘無自專之禮詩云將翱將
翔佩玉瓊琚此奉舅姑助祭祀之儀也又曰將翱將
翔弋鳧與鴈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也禮經所載汝
其記之又婦人將嫁三月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
宗室嫁則廟見不見廟者不得爲婦今此禮凌夷人
從苟且婦人尊於丈夫群陰制於太陽世教淪替一
至于此可爲墮淚汝等當學讀詩禮論語孝經此最

爲要也吾小時南市帽行見貂帽多帷帽少當時舊
人已歎風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無帷帽貂帽亦
無男子衫袖蒙鼻婦人領巾覆頭向有帷帽纂離必
爲瓦石所及此乃婦人爲丈夫之象丈夫爲婦人之
飾顛之倒之莫甚于此觸類而長不可勝言舉其一
端告及汝耳勿謂幼小不遵訓誡所見所聞頽風敗
俗故申明舊事不能一一也阿馬來說汝誦得數十
篇詩賦麗麗已能承順十五姊顏色十七伯極鍾念
吾旅病乍聞甚慰意凡人不能尊行不慈訓患身不
能承順耳汝承十五姊仁慈十七伯訓誘又質性柔

順當不扶自直吾所告者括羽汝耳不次翁告崔氏
二子省

貽諸弟砥石命

舒元興

昔歲吾行吳江上得亭長所貽劍心知其不莽鹵匣
藏愛重未曾褻視今年秋在秦無何發開見慘翳積
蝕僅成死鐵意慙身將利器而使其不光明之若此
常緘求淬磨之心於胸中數月後因過岐山下得片
石如淥水色長不滿尺闊厚半之試以手磨理甚膩
文甚密吾意其異石遂攜入城問於切磋工工以爲
可爲砥吾遂取劍發之初數日浮埃薄落未見快意

意工者相給復就問之工曰此石至細故不能速利
堅鐵但積漸發之未一月當見真貌歸如其言果覩
變化蒼慘剝落若青蛇退鱗光勁一水泳涵星斗持
之切金錢三十枚皆無聲而斷愈始得之利數十百
倍吾因歎以爲金剛首五材及爲工人鑄爲器復得
首出利物以剛質鋸利苟斲不砥礪尚與鐵無以異
况質柔鋸鈍而又不能砥礪當化爲糞上耳又安得
與死鐵倫齒邪以此益知人之生於代苟不病盲聾
喑啞則五常之性全性全則豺狼燕雀亦云異矣而
或公然忘棄礪名砥行之道反用狂言放情爲事蒙

蒙外埃積成垢惡日不覺寤以至於戕正性賊天理
生前爲造化剝物歿復與灰土俱委此豈不爲辜負
日月之光景邪吾嘗覩汝輩趣向爾誠全得天性者
况夙能承順嚴訓皆解甘心服食古聖人道知其必
非彫缺道義自理於偷薄之倫者然吾自干名在京
城鬼魄已十九晦矣知爾輩懼言且不繼困於薪粟
日丐於他人之門吾聞此益悲此身使爾輩承順供
養至此亦益憂爾輩爲窮窶而斯須忘其節爲苟得
眩惑而容易徇於人爲投刺牽役而造次惰其業日
夜憶念心力全耗且欲書此爲戒又慮爾輩年未甚

長成不深論解今會鄂騎歸去遂寘石於書函中乃
筆用砥之功以寓往意欲爾輩定持剛質晝夜淬礪
使塵埃不得間髮而入爲吾守固窮之節慎臨財之
苟積習肄之業上不貽庭闈憂次不貽手足病下不
貽心意媿欲三者不貽砥在爾砥之而已不關他人
若砥之否也則嚮之所謂切金涵星之用又甚瑣屑
安足以論之然吾固欲爾輩常置礪於左右造次顛
沛必於是思之亦古人韋弦銘座之義也因書爲砥
石命以勗爾輩兼刻辭於其側曰劍之鏑砥之而光
人之名砥之而揚砥乎砥乎爲吾之師乎仲兮季兮

無墜吾命乎

諭江陵耆老書

劉 蛻

太原王生常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爲之廟世饗其讎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爲不然楚人之性僥悍大能復其仇讎其後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忘干戈况其人之性能忘胥之能破其國家而事之乎且令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祀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凶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其餼而虐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而不祠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疆有餼而尋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殺父兄則胥自爲無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讎乎吾以爲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寢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爲饗人之食而江陵何爲事讎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愧耳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



唐文粹
卷九

一百六十一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一

宋吳興姚 鉉纂

明建武鄧 漢校

序甲 摠九首

集序

唐丞相禮部尚書許國公蘇頲文集序 韓休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唐丞相太傅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權德輿

唐丞相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唐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楊嗣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丞相中書侍郎韋處厚文集序

劉禹錫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

序

鄭亞

唐徐州節度使贈司徒張建封文集序

權德輿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唐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上柱國贈尚

書右丞相許國文憲公蘇頲文集序

韓休

易有四象有天文焉有人文焉所以察時變而觀化成也詩有六義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所以陳國風而

美王政也文之時用其肇於茲自長發禘殷正考述其典在垌頌魯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繼作風流彌繁黃竹白雲垂芳於帝籍楚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不究情性之微含風騷之旨吟詠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發於中而申之以歌詠文生於情而飾之以辭彩所以立言會友感物造端藻暢襟靈導揚隱伏潤彼金石流于管絃以告其成功而懿我文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聿興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輻輳前古昭彰後葉疇克有之則尚書許公應運而挺生矣公四代相門十卿宗構海域挹其

軒冕縉紳推其軌儀夫其導源錫胤之慶克家屏宗之美論道布政之典推誠立節之效並已勒於豐碑紀在良史此則略而不言焉公神秀穎發自然生知五歲便措意於文每坐臥吟諷未嘗蹙輟至于八九歲則有若大成焉一覽誦千言有若素習十七遊太學對策甲科振鱗溟渚濯羽弱泉海內重林宗之名朝廷籍賈生之譽矣時吏部侍郎馬載名知人見公歎曰蘇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因選集時屬糊名考判公與宋璟俱入殊等由是天下益稱焉公任御史時兩臺有送別四韻詩四十餘首試令公誦之一

遍倒覆之遂不錯一字其敏晤也如此公任起居郎屬考功員外郎闕時中書令李嶠執筆曰考功郎非蘇君莫可遂拜考功員外郎遷給事中特制授修文館學士遷中書舍人專知制誥僉議允歸制命勅書皆出自公手筆不停綴思無所讓及是見君深所歎伏焉今上嘗謂公曰朕每見卿文章與諸人尤異當令後代作法豈惟獨稱朕心及東封詔公撰朝覲壇頌加金紫光祿大夫與一子官賞能也公性與道合神無滯用惟深也總衆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括囊道藝之場探頤幽微

之數至若拘戈考篆魯鼎看銘書有亡篋文稱隊簡
疑絳老之年走朝有問卜晉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
取揆宏襟詢謀達識公辨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
以吞之湛陽秋以照之如太嶽之覽群山若滄溟之
朝百谷者矣至乃緒發而宮商應言形而雅頌興爽
律與雲天並高繁章與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
思雄飛自我心極爲之宰匠嘗亦紀秦望銘華山勒
函谷之關刊燕然之石繁絃間發縹彩相輝歌奏而
白雪遂孤賦成而黃金有貴豈惟排終拉賈駕王超
陳而已若乃天言煥發王命急宣則翰動若飛思如

泉湧典謨作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禁省敏以應用
婉而有章則近代以來未之前聞也豈學而得之歟
抑亦天縱之歟何其殊尤而懿鑠也惜乎循途未極
闕川行謝雖洞簫爲賦方傳漢帝之宮而禪草遺忠
空留茂陵之下思盛烈其如在覽餘文而增歎曲池
無處舊館寂寥感知已以悼恩懷舊德而何極豈峴
山之上長留墜淚之詞延閣之中不紀藏書之錄謹
撰緝文誥成一家之言凡四十卷列之如左請藏於
祕府以示來裔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 肅

唐興九世天子以人文化成天下王澤洽頌聲作洋洋焉與三代同風輔相之臣曰鄴侯李泌字長源用比興之文行易簡之道贊事盛聖辨章品物疏通以盡理閎麗而合雅舒卷之道必形於辭其偉矣夫子嘗論古者聰明睿聖之君忠肅恭懿之臣敘六府三事同八風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聲然後浹於人心人心安以樂播爲風俗風俗厚以順其有不由此者爲理則粗在音則煩粗之弊也朴煩之甚也亂用其道行其位者歷選百千不得十數嘻才難不其然乎開元中公七歲見丞相始興張公九齡張駭其

聰異授以屬辭之要洎始興沒不六十載公果至宰相封侯有文集二十卷其美嘉遯則有滄浪紫府之詩在王廷則有君臣賡載之歌或依隱以翫世主文以譎諫步驟六義發揚時風觀其辭者有以見上之任人始興之知人者已初太上當陽公以處士延登內殿實敷黃老之訓至德初宣皇以元良受禪公則獻太階頌昭纂堯之道睿文以廣平伐罪公則握中權之柄參復夏之功大德不官旣追五嶽之隱大用不器終踐代天之職方將熙庶工以成邦教載直筆以修唐書命之不融凡百興歎旣薨之來載皇上負

展之暇思索時文徵公遺編藏諸御府於是公之文

辭大光近歲肅以監察御史徵詣京師始得集錄於公子繁且以序述見託公之執友諫議大夫北平陽城亦謂予曰鄴侯經邦締俗之謨立言垂世之譽獨善兼濟之畧藏在冊牘載於碑表惟斯文之可傳於後嘗謂肅曰吾子辭直蓋存乎篇序既詠歎之不足因著其所以然貽諸好事者凡詩三百篇表誌碑頌讚序議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缺獨著其目云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贈太傅常山文貞公崔祐甫

文集序

權德輿

昔舜禹之代股肱昌言以祗承于帝修六府敘九功

曰都曰俞殷周之際有伊訓說命太保太師旅熬金
滕之書以戴翼其代皆有大烈格于皇天自三代已
還君臣感會何嘗不經緯斯文裁成百度太傅文貞
公寅亮德宗致建中之理左輔右弼緝熙光明居中
一歲以至大病愍策尊名為唐宗臣公薨二十九歲
天子命公嗣子植為右拾遺植乃捧公遺文三十編
見咨論敘德輿以為為君子消長之道值乎其時而文
亦隨之得其時則章明事業以宣利澤不得其時則
放言寄意以攄志氣公自門閥秀士被服薦紳至於
登朝宰政四十年間作為文章以修人紀以達王事

懼喜怒之不中節故有作威誠懲苟得之害正故有重請鍾銘恐匪人之干紀故有與永王璘牋書諫時宰之不能上廣聰明故有台封說悼谷風之詩廢故有僚友箴慮法吏邊吏之失其官守故有貓鼠議是惟無作作則有補於時以至於修事功斷國論導志通理昭明易直施於名命爲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康莊逸軌卓犖濬發九流六藝鼓舞奔走陳思王所謂儼乎若崇山敦乎若蒸雲惟公信然公姓崔氏諱祐甫字貽孫博陵安平人先孝公之清德與公始中終之盛烈勒於帝籍藏在惇史升公堂與之君子多

爲之譏錄大較以同入之中正大有之剛健中庸之明誠洪範之攸好德艱貞踐履出入光大皆充其義如其文嘗試言之天下公器也匪皇極不乂操柄者務廣通則其弊以流縱私回則其弊以沒以是至於紀綱淆亂官職耗廢敗壞陵夷而不可爲務守者弊以隘則窘若桎梏於是才滯而不發事壅而不宣其於病王猷盃大倫均也及公平衡宰物爲之折衷使文皇明皇之風粲然復興崇起教化萬方同軌道協氣宣臻至理而無癘疵爲仁由已善善若不及泝其心源存乎斯文君子曰觀文貞之文而知其道知其

道然後知其理古之易易也昔公能修先孝公之志類其文章趙郡李公遐叔實爲之序今植亦能修公之志而德輿無似懼辱命焉凡九百二十篇爲一家之言云爾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群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治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

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旣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漂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鑑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鑑以泉貨數萬爲贄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搽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

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
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
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已教興楚昭以善
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
無諱庶幾群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
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
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
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
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時臣知賊不足平也
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

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謨猷特所親信
有時讌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
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泫
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
王皆賀初公旣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
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
喪於洛遣人護漂陽之柩附於河南上遣中使監護
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
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
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敘弔

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爲竇參忌嫉故
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
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
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沈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爭之
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
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
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
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竇參納劉士
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
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

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
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
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爲同列以
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
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
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
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
令抗表請以贄代已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卻掃
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惟考校鑿方撰集驗
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

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崔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獮狻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

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與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烈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自我弘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后無私之化工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碑潞帥劉從諫死其子因關

河之險恃甲兵之衆請爵爭地屢聞王庭中外疑迷互撓天聽帝將耀神武公累獻忠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雄渠受戮祗以拒君况明皇舊宮天井內地跨連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爲汙俗若是可忍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山勁卒是爲唇齒實懼因依不若乘于未萌制其將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鎮侯勅力從命絕壺關之右臂收洹水之上游獲茲渠魁在此成算又轅門叛將橫水餘兇竊上相之旌

旗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于郊梟巢尚固議罷兵者蚊聚請宥過者雷同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師介宗室是玄祖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戔具存堂構斯在苟虧策書不襲仇讐則是將彌牟逐主之風長昌頓射親之俗詩稱築室于道書謂疑謀勿成由是洞啓宸衷大破群議運籌制勝舉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服膺承命謝安之圍碁尚拗曹參之飲酒方酣果有軍書繼聞戎捷砥磨周鉞兵淬鄭刃萬里來韋紹之頭顱二冢葬蚩尤之肩髀歡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

見於形容何其纂立功勳鎮定風俗若是之重公於是
是有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勅宗英可汗獻琛輸賚
越自絕域通于本朝文畢伯士之胤呼韓鹿蠡之師
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辯而拜甘泉並垂於冊書光
彼明命公於是有論迴鶻之命五慰豎昆之書四文
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偃仰邳石之符傲
睨冠笄之錄聞之者可以祛聾聵得之者可以弼邦
國每牙管既拔芝泥將熟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
秀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外制
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

開公則疏於封章達於旋袞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
不稱美再三此文豈可與傳洞簫而諷於後庭聞子
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較德邪歲在乙丑群公常伯
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嗣子憲泣奉文
集求鄙辭以冠篇首雖觀於巨海難挹波濤而藉用
白茅所資誠敬其五十卷次第具在集目謹序

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處厚文集序

劉禹錫

漢庭以賢良文學徵有道公孫弘條對第一席其勢
鼓行人間取丞相且侯使漢有得人之聲伊弘發也

皇唐文物與漢同風故天后朝燕國公說以辭標文
苑徵玄宗朝曲江公九齡以道侔伊呂徵德宗朝天
水姜公公輔杜陵韋公執誼河東裴公洎以賢良方
正徵憲宗朝河南元公稹京兆韋公惇以才識蕪茂
徵隴西牛公僧孺李公宗閔以能直言極諫徵咸用
對策甲於天下繼爲有聲宰相古今相望落落然如
騎星辰與夫起版築飯牛者異矣公本名惇舉進士
登賢良旣仕方更名處厚字德載漢丞相扶陽侯之
裔孫後周逍遙公瓊之八代孫右僕射某之元子生
而聰明絕人在提孩發言成詩未幾能賦受經於先

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孟容及壯通六經旁貫百
氏咨天人之際遂探曆數明天官窮性命之源以至
佛書充所通達初爲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趙公監
修國史引公直東觀就改咸陽尉遷右拾遺轉左補
闕世稱有史才能能諫諍入尚書爲郎歷禮部考功
皆人望所在上方用威武以讐不庭宿兵寤父韋丞
相貫之酌人情上言不合意冊免因歷詆所善公在
伍中出爲開州刺史居二年執友崔敦詩爲相徵拜
戶部郎中至闕下旬歲間以本官知制誥穆宗新即
位注意近臣召入翰林充侍講學士初授諫議大夫

續換中書舍人侍遊蓬萊池延問大義退而進六經
法言二十編優詔答之賜以金紫尋遷權知兵部侍
郎知制誥翰林侍講史館修撰長慶四年春敬宗踐
祚以公用經術左右先帝五稔聞其德尤所欽倚內
署故事與外庭不同凡言翰林學士必草詔書有侍
講者專備顧問雖官爲中書舍人或他官知制誥第
用其班次耳不寘言於訓辭至是上器公且有以寵
之乃使內謁者申命去侍講之稱慮未諭于百執事
居數日降命書重舉舊官以明新意尋真拜夏官貳
卿由是內庭辭臣無出其右者凡密旨必承先權與

故號承旨學士上富有春秋未親庶政或有疑滯視
公如著龜寶曆季年宮虛間一夕生變人情大駭雖
鼎臣無所關決惟內署得預參畫群議悶然俟公一
言而定戡難續服再維乾綱今上繼統策勲第一擢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高才遇英主功
顯人服言無不從筆端膚寸澤及天下盡罷冗食請
歸才人事先有司物止常貢城社無犯嚴廊益尊感
恩盡瘁不嗇神用太和二年十二月上前言事未及
畢辭疾暴作以朝服委地同列白奏榻笏扶持之不
能起上命中貴左右翼輔歸于中書如大醉狀上震

驚咨嗟徵醫賜藥旁午疊委會暮肩輿至第詰日以疾不起聞贈襚加常禮後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弘文館編次遺文七十通銜哀貢誠乞辭以冠其首公未爲近臣以前所著讚論記述銘誌皆文士之辭也以才麗爲主自入爲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辭也以識度爲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霈然如時雨褒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伯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詰昭而殷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辯似管夷吾噫逢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令名隨之豈不偉哉初蕃旣纂修父書咨于先執李習之請文爲領袖許而未就一旦習之悄然謂蕃曰翱昔與韓吏部退之文章盟主同時惟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韓柳之逝久矣今翱又被病慮不能自述有孤前言齎恨無已將子薦誠于劉君乎無何習之夢奠于襄州蕃具道其語余感相國之平昔且憐蕃之虔敬庶幾能世其家故不讓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

序

鄭亞

綸紉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勅法蓋本

於此也唐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
胤征其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
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知
至于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爲之訓誥高宗得傳
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
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言
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
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爲
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
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后

寢微寢長下至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
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興焉在天后
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玄宗之朝常
楊繼美於代宗之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啓運雄圖赫
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太師忠公翱翔內
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寔惟其功及登樞衡
作霖雨尊王室甲諸侯圖蔡料齊外定內理顯王言
於典誥彰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進太
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事惠皇爲翰林學士
訓誥之業彰於傳聞昭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

詔自淮海度升台庭盡付玄機允厭神度每形輝奏
罷別承天聰帝亦講伊訓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
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
后懿範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
瑞符統樞懷日之慶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
有宣懿對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
朝廷有禮華夷述藏可刊修貢乃顯神休薦徽號奉
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
封域無遺天子愜然有永玄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
聖準日角竭于宮庭中外臣寮咸欲以頌山河而褒

日月也公於是有聖容之讚天街之北德齋攸居因
饑憑凌怙衆強禦嚴之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
文告又腆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泥機
上資宸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旣振犬羊遂潰
疣贅披抉腥膻解離遁其名王復我貴主公於是有
討北狄之詔天寶末薊門爲首亂之地瘡痍榛棘襲
世未平至是漁陽帥仲武掃除妖孽臧獲仇讎奉揚
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敘聖功飛
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祗應明命舒展格言呼嘯神祇
吐納嵩華當晝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成諸侯不

朽之勲尊元攸序災沴不作二年殲醜虜興北伐之詩四年誅狡童詠東征之歌而又伐摩尼之風壞浮圖之俗偃兵返樸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光下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昆之謀鋪舒名實藻縟文采類于上帝爲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冊文號位既畢革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儀採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於大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昂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哉周且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美作于大誥祈

于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功伐也旣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丁卯亞自左掖出爲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于幽鄙且使爲序以集成書尋玄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震懦幾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陸修濫辭讓不及因齋絜以敘焉夫全功難持大名難兼日赫於晝而乏清媚月皎於夜而無溫煦冬之爲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爲用也則金流

石鏢火走膏沐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則撞風毒虐
之為厲也北則德政敷廣之為患也如維也或秦者
幾焉職不傳之以馳聘駑不授之以騫翫如應
龍者祥為仲又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師聘道德
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澄旦者幾焉是以保衡傳說
在信矣官公畢公寅亮周室成著大訓克為元龜
書契以代夫之多有李所以刻石紀號之文勝而不
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霍光雖有勲伐而不
知書術故畢諶已善為人筆而不至蒙朝自是已降
其類實繁存君道謂力致昔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

建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粹于厥躬慶是
全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之咸維品彙之應龍人倫
之姬旦後之學者其景之

唐徐泗濠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
夫檢校尚書左僕射贈司徒張建封文

集序

權德輿

昔有虞以濬哲文明理天下故有諧八音陳九德賡
載康哉之臣周宣王循文武之業以開中興故有歌
蒸人賦韓奕清風大雅之什春秋之際諸侯列大夫
感物造端能賦可以圖事稱詩可以論志然則元侯

宗工作爲文章本於王化繫於風俗亦其志氣之所發也司徒諱建封南陽人簡廉䟽達信厚誠直秉心可大以禮義爲干櫓非道不處視主組猶稊稗以褐衣寬博游于京師當時賢公名卿盛服先生之倫皆迎門締交就義若渴贊師律於盟津大鹵二府由察視主柱下方書朝廷以州部要害選難符守歷巴陵陟壽春婪婪反虜壤地相接衆寡懸絕物情不交斬其使者以殉傳首於行在所屏翰淮海我爲金湯選更觀望者皆革心服義而東夏安矣加地進律察廉三都授鉞貞師泣於徐方就加六職端右之任追命

三公論道之秩其始終艱貞光大也如是昔左丘明載單襄公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智文之輿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則司徒嚮時之大忠明智戴仁抱義皆推本乎斯文然後足言足志踐履章灼故其辯古人心源定是非於群疑之下則韓君別錄痛詆時病以發舒憤懣則投元杜諸宰相書其餘贊勳代表丘隴銘器敘事放言詣理皆與作者方駕而歌詩特優有仲尼之氣質越石之清拔如雲濤溟漲浩漾無際而天琛夜光徃徃在焉其入覲也獻朝天行一篇因喜氣以攄肝膈覽其辭者見公之心焉其還鎮也

德宗皇帝紆天文以送別湛恩異倫耀動中朝至於
內廷錫宴君唱臣和皆酌六義之英而爲一時之盛
夫文之病也或牽拘而不能騁或奔放而不自還公
則財成切近揮斥細故英華感槩卓爾其閎大析理
研幾泊然其精微全才逸氣與勲力相宣盡在是矣
公之理也徐人宜之故尚書克家纂業用嗣厥服猶
鮑氏之居司隸鄭人之賦緇衣大君推恩善善春秋
之義也永懷先志乃集遺文以德輿嘗承司徒之歡
表列編次凡二百三十篇承詔作序是用拜君命之
辱而不敢讓云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臣聞七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綵無章黼黻交其麗
是知氣有壹鬱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
之寫先王以是經天地究人神聞寂寞鑿幽昧文之
辭義大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明
淑挺生才華絕代敏識聰聽探微鏡理開卷海納宛
若前聞搖筆雲飛咸同宿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
夢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及昭容旣生彌
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
曰是生而能言蓋爲靈也越在襁褓入於掖庭天實

啓之故毀家而資國運將興也故成德而受任自則
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內
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搜英獵俊野無遺才右
職以精學爲先大臣以無文爲耻每豫遊宮觀行幸
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
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與主之協讚者也古
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決事宮閣昭容兩
朝專美一日萬機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媛
晉譽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迹祕九天
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猷令範代罕得聞庶姬後學

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據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則
九圍挾纊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乂安動則蒼旻
罷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絕
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意思者忤惟窈窕柔曼誘
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傾情六藝之圃故登崑巡海
之意寢翦胡刈越之威息璿臺珍服之好消從禽嗜
樂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
來葉非夫玄黃毓粹貞明助思衆妙扶識群靈挾志
誕異人之寶授興王之瑞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
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遊東壁同宴北

渚條來忽往物在人忘憫雕瑄之殘言悲素扇之空
曲上聞天子求椒掖之故事有命史臣敘蘭臺之新
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一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二

宋吳興姚鉉纂
明建武鄧漢校

序乙 摠一十三首

集序

唐御史大夫李栖筠文集序 權德輿

唐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文集序 元稹

唐贈禮部尚書孝公崔沔文集序 李華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李漢

唐尚書刑部侍郎文公孫逖文集序 顏真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比部郎中崔元翰文集序

權德輿

唐左補闕皇甫冉詩集序

獨孤及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肅

唐左補闕梁肅文集序

崔恭

唐司封員外郎李華中集序

獨孤及

唐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唐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盧藏用

唐衡州刺史呂溫文集序

劉禹錫

唐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獻公李栖筠

文集序

權德輿

辰象文于天山川文于地肖形最靈經緯教化鼓天下之動通萬物之宜而人文作焉三才備焉命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義入神英華發外著之話言施之憲章文明之盛與天地準贊皇文獻公以文行正直祗事代宗中行山立乃協于初未弱冠隱于汲郡共城山下營道抗志不苟合於時族子華名知於人嘗謂公曰叔父上鄰伊周旁舍管樂聲動律外氣橫人間感激西上舉秀才第一陟降中外間關世故宣力匪躬勤于王家出涖方國入居清近由給事黃門官小司空剖符毗陵陟明于吳庶問風行四

方表率拜御史大夫不仁者遠武皇炳然審天工之
可付公亦曉然知理道之可必一德交感推心合符
執熱以待濯臨摯而不淑豈斯人未得蒙公之功化
邪何造物者之戾也始與計偕投小宗伯書至內外
掃除之際自爲墓誌其間向三十年周旋官業斯文
相爲用大凡出於詩之無邪易之貞厲春秋之褒貶
且以閔多鉅衍爲曼辭麗句可喜非法故言公之文
簡實而粹精朗拔而章明書誌二篇感槩自敘英華
特達君子之道有初有終至若嘉園綺弛張出處於
秦漢之間著四先生碑美蕭文終邴承相之倫或退

或讓作五君詠病有司詩賦取士非化成之道著貢
舉議其他下屬城教條則辭語溫潤言公事上奏則
切劘端正觸類而長皆文約旨明昭昭然足以激衰
薄而申矩度如崑丘玄圃積玉相照景山鄧林凡木
不植覽公遺編者髣髴風采知公之道焉烏虜以韓
安國之忠厚多大略漢武以爲國器壺窾深中篤行
將亦倚以爲相董仲舒言天人之際有王佐之才而
皆不至彼當時齷齪備位者相廷無虛日又况竒袞
伎害崇黨蔽善公于斯時道未大光然其謨猷獻替
過於當國流風遺書暴于天下神之聽之景福于趙

公纂承門訓弘大名器三命樞機爲唐夔龍君子然後謂流澤貽慶之言也信德輿先公與公天寶中修詞射策爲同門生並時筮仕于魏貝之地聲猷志氣相視莫逆伏思羈屑展敬無容猥以踈愚承趙公至惠忝聲舉之舊無忘代親翊唐虞之朝嘗陪宰政捧門中集錄屑涕見授辭不獲命謹直書以冠于篇

白氏長慶集序

元稹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具樂天與予書始旣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

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爲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劍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冊召天下士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爲賀雨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校祕書前後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首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酌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

遞相倣效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
 賀雨諷諭閑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
 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
 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摸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
 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楊越間多作書摸勒樂天其
 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柰
 何予嘗于平水市中鏡湖傍草市名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詩
 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
 予之為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
 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

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
 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部會稽因得盡徵
 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
 輩多以前集中集為名予以為國家改元長慶於是
 因號曰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
 長可以為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聞適之詩長
 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
 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
 碑記敘事制詔長於實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詞策
 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

秩景行與予之交分淺深非敘文之要也故不書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

尚書崔孝公文集序

李華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於是乎觀之宣于志者曰言飾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臯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而士君子耻之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歿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

道遜矣論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寢以微矣文顧行行顧文此其與於古與帝唐文行臣太子賓客贈禮部尚書博陵孝公崔氏諱沔字若冲安平公愷之少子也世爲德表門爲上族振發純英滋漸名訓大包淑和高麗遐清行先乎孝藝裕乎文資孝可以股肱王室揆文可以弼成邦教進士登第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召見拜校書郎歷陸渾主簿朝廷以公直躬正詞擢左補闕以公嫉邪忿佞除殿中侍御史文端武淑遷起居舍人學該典禮拜尚書祠部員外郎議事惟允遷給事中立言

成訓改中書舍人辭乞就養授虞部郎中節高天下
升御史中丞剛亦不吐降著作郎道冠儒林遷祕書
少監動爲人範除左庶子宜均大政拜中書侍郎望
尊地逼出爲魏州刺史人惟求舊入爲左散騎常侍
貳東宮居守集賢院學士祕書監太子賓客兼懷州
刺史罷州復職副守薨于位時開元二十四年冬仲
月旬有七日春秋六十七贈禮部尚書海內冠帶涕
哀宗師公爲御史糾輸誠之罔持國屬之罪爲給事
中拒貴倖怙恩之詔削大臣忤旨之刑爲中丞數發
太倉減上林禽鳥之給以賑艱食陝東之人什而復

起宦官犯法執以按劾權寵屏息朝章大行權貢舉
時得陸尚書景融來揚州瑱宋上黨遙宋兵部鼎等
僉爲國器在中書詔命之出上考天時下從人心異
於斯者必替其否在魏州屬雨水敗稼乃弛禁使人
先行後聞活者萬計公自爲常侍賓客恒任介正德
播天下而不容於朝置之散地竟孤其道時乎初公
與元兄御史渾齊名弱冠遊京師搢紳儒學之士皆
曰崔氏伯仲必至台司旣而御史君天歿公終于副
守則向之所屬適爲人慟懃公之侍疾也孝達于神
祗居憂也哀貫乎天地喪期有數而茹毒終身慈不

貸姦貞亦肆直道勝而齊物德全而及人博厚崇高
 篤實有耀儔於古烈蓋魯衛之君子與在魏州車駕
 東巡關外諸侯公為上第由是分掌選署仕進之族
 知勸焉親交鄰里饑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裘蒸
 嘗之奠待公而後具故祿廩雖厚家未嘗足開元中
 天下富穰車服過制公非飲食卑官室濯衣浣冠俾
 人瞻我而化其不化者亦慙乎心矣見天下之善如
 不及從而佐之見天下之不善如探湯從而誨之則
 卒蹈於中庸翻然於不迪已過半矣中朝議政或疑
 群謀未允公援六經伸百氏覆於時事舉其中天

下莫不諷誦焉文集經亂離多散逸今其存者二十

九卷長子成甫進士擢第校書郎陝縣尉知名當時

不幸早世嗣子祐甫論撰先志一卷為第三卷傳祖

彌之美合於禮經見公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敘

治亂之源

備矣豈唯化物諧聲為文章而已乎奉詔脩道德經疏藏三閣二行乎天下反魏晉

之浮誕合立言於世教其於道也至乎哉祐甫純孝而文直清而和希

公門者謂公存焉明發不寐泣次遺文以華北州鄰

壤婚姻之舊嘗趨公門備閣家編祐甫代華為校書

郎華以是味公之道也熟詞則不敏有古之直焉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李華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
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僞皆深矣乎秦漢
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楊雄劉向之
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蕪司馬氏
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爲古文剽掠僭竊爲工耳
文與道秦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
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
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
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灑卓蹕齋玄澄深詭然而

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發日光玉絜周
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
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
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其終人亦翕然而隨嗚呼先
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
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
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古詩二百五聯句
十一律詩一百七十三雜著六十四書啓序八十六
哀辭祭文三十八碑誌七十六筆硯鱣魚文三表狀
四十七總七百并目錄合爲四十一卷目爲昌黎先

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韓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唐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逖文

公集序

顏真卿

古之爲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雅頌帝容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于此然而文勝質則繡其鑿悅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

効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官體聿興旣馳騁於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覩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頽波雖無害於過正摧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爲乎綿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盖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膺期運以挺生奄寰瀛而首出者其惟僕射孫公乎公諱逖河南鞏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於涉而從焉父嘉之以詞學登科官至宋州司馬公風裁激明天才傑

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深稽古之道故逸氣上濟而高情四達羗索隱乎渾元之始表獨立於常均之外不其盛與年數歲即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土火鑪賦公雅思迥麗援翰立成齊公駭之約以忘年之契邇後遂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擅甲科吏部侍郎王丘試竹簾賦降階納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覽其策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誌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爲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摘撫疵瑕沈吟

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死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爲知言凡斯夥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庭命子均均施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繕寫其集賞以詣公託知己之分其爲先達所重也如此公文雅有清鑒典考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獎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入甲者一十六人授校書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高第者必稱孫公而已夫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者矣公凡所著

詩歌賦序策問贊碑誌表疏制誥不可勝記遭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絳成等夙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臺省乃編次公文集爲二十卷列之于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昔觀光于天府實荷公之獎擢見命爲序豈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至若世系閔闕蓋存諸別傳此不復云

唐尚書比部郎中博陵崔元翰文集序

權德輿

易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闕里之四教門人之四科未有遺文者荀况孟軻修道著書本於仁義經術之枝派也迨夫騷人怨思之作游士從衡之論刺譏押闔文憲陵夷至漢廷賈誼劉向班固楊雄司馬遷相如之倫鬱然復興有古風烈然則文之用也橫三才之中經紀事物章明統類不可已也殷之說命周之命君陳君牙楚射父之訓辭鄭東里之潤色天子諸侯名命之文也張老之輪奐史克之駟駉吉甫之清風伯喈之無愧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至若夫子紀延陵墓叔向寓子產書董仲舒射策言

天人相與之際阮元瑜書記翩翩之任觸類滋多非文不彰後之人力不足者詞或侈靡理或底伏文之難能也如是博陵崔君元翰東漢濟北相長岑之後也曾祖某濟州刺史祖某鳳閣舍人考某以經明歷衛州汲縣尉虢州湖城縣主簿親沒遂不復仕探古先微言著尚書洪範周易忘象及三國春秋幽觀之書門人諸儒易其名曰貞文孝父君紹文宗雕龍之慶究貞文法義之學潔廉清方敦直莊明博見強志不取合於俗默而好深湛之思舒而爲彬蔚之文師遵六籍磅礴二漢不爲物遷不爲波流初間關隱約

於河朔之間年始知天命甫與計偕至京師泊博學宏詞直言極諫凡三登甲科名動天下初自典校祕書連辟汧公北平王司徒府管奏記之職歷太常寺協律郎大理評事錫以命服登朝爲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貞元七年春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八年冬罷爲比部郎中十一年夏寢疾不起其壽四百甲子其文若干篇閎茂博厚菁華縝密足以希前古而後學紀循吏而述政事則房栢鄉碣孫信州頌敘守臣勲烈則黎陽城碑劉幽州神道碑表宗工賢人兆域則李太師梁郎中誌文撰門中德善則貞文孝父

誌碣二銘攄志氣以伸感槩則與李都統及二從事書詮桑門心法則大覺禪師碑推人情以陳聖德則請復尊號表陳理道則有制策藻潤王度則有詔誥嚮所敘詩書說命駟頌而下君皆索其粹精故能度越倫類有盛名於代其他詩賦贊論銘誄序記等今爲三十卷如黃鍾玉磬琮璧琰琫奏於懸間列在西序其章者雖漢廷諸公不能加也無溢言曼辭以爲夸大無調笑柔色以資孟晉勁直而不能屈已清剛而不能容物介特寡徒晚達中廢斯亦命之所賦也德輿昔歲獲與君遊于江湖間又接武侍從登文石之陞常所論著備探簡編君之孤其旣除喪泣捧遺文見咨序引故知其篇第直書以冠之云

唐左補闕安定皇甫冉文集序

獨孤及

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李蘇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當漢魏間雖已朴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弦踈越大羹遺味之歎歷千餘歲至沈詹事宋貞外始財成六呂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去雅寤遠其麗有過於古者亦猶路鼓出

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沈宋旣沒而崔司勳顯王右丞繼復崛起於開元天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人也補闕諱冉字茂政玄晏先生之後樂平縣令价之孫潭州長史覲之子十歲能屬文十五而老成右丞相曲江張公深所歎異伯父祕書少監彬充器之自是令休暢舉進士第一歷無錫尉左金吾兵曹今相國太原公之推轂河南也辟爲書記大曆二載遷左拾遺轉左補闕奉使江表因省家至丹陽朝廷三署郎位以待君之復不幸短命年方五十四而歿嗚呼惜哉君忠恕廉恪居官可紀

孝友恭讓自內形外言必依仁交不苟合得喪喜愠罕見於容故覩君述作知君所尚以景命不永斯文未臻其極也蓋存於遺札者凡三百有五十篇其詩大略以古之比興就今之聲律涵詠風騷憲章顏謝至若麗曲感動逸思奔發則天機獨得非師資所獎每舞雩詠歸或金谷文會曲水修禊南浦愴別新聲秀句輒加於常時一等才鍾於情故也君母弟曾字孝常與君同稟學詩之訓君有誨誘之助焉旣而麗藻競爽盛名相亞同乎聲者方之景陽孟陽孝常旣除喪懼遺製之墜于地也以其與茂政前後爲諫官

故銜痛編集以論譏見託遂著其始終以冠乎篇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肅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
典禮厚人倫之義又所以貽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
代之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
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
枚叔相如楊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
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斯亂
矣文薄則意愈巧斯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
以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

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
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
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貞外蕭功曹賈常侍獨
孤常州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辭源辯博馳騫
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
趙郡贊皇人也天姿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
尤工故其作敘治亂則明白坦蕩衍餘條暢端如貫
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游泳性情探微豁冥渙乎春
冰之將泮也廣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
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溫直顯融協于文中穆如清

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
 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道其
 氣而閱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舍君其誰與弱
 冠進士登科解褐衛縣尉其後以書記再參淮南節
 度軍謀累遷大理司直天子聞其才召拜左補闕俄
 加翰林學士君之處世用捨關乎才進退牽乎時始
 居蒞仕值蔽善者當路故屈於下位韋少師陟薦公
充史官諫司之任中歲多難時方用武故委於外藩
當國者不聽乃已及夫宣室而揮宸翰也方用人文以飾王度則因疾
 罷免噫昔君子賢人運與事并得信其志者寡其用

矣其餘屬雅道喪缺黃鍾毀棄若孟子轅軻士安多
 病亦何可勝論惟斯文足以振當世餘烈足以遺後
 嗣此之謂不朽君既退歸居于河南之陽翟家愈貧
 而祿不及志愈邁而文益壯暇日以嘗所述作三十
 卷目爲前集命予序之君與予實有伯喈仲宣之義
 故書于篇

唐右補闕梁肅文集序

崔恭

叙曰皇甫士安志好閑放不榮軒冕導情適志作高
 士傳贊記遺韻風猷尚在而公早從釋氏義理生知
 結意爲文志在於此言談語笑常所切劇心在一乘

故叙釋氏最爲精博與皇甫士安之所素尚亦相放
焉則今天台大師元浩之門弟子也摳衣捧席與余
同焉故能知其景行收其製作編成二十軸以爲儒
林之綱紀云若夫明是非探得失乃作西伯稱王議
宗道德美功成作磻溪銘四皓贊釣臺碑圮橋碑絜
當世激清風作先賢贊獨孤常州集序觀講論語序
美藝文善章句作李補闕集序隱士李君遺文序備
教化彰諷詠作中書侍郎贈太子太傅李公集序開
國公包君集序摠名實樹遺風作常州獨孤公遺愛
頌太常卿常山郡開國公崔公神道碑惡戎醜思康

濟作兵箴叙宗系思祖德作述初賦病流濫悅故居
作過舊園賦明大道宗有德作受命寶賦其餘言志
導情記會叙別摠存諸集錄歸根復命一以貫之作
心印銘住一乘明法體作三如來畫贊知法要識權
實作天台山禪林寺碑達教源周境智作荆溪大師
碑大教之所由佛日之未忘蓋盡於此矣若以神道
設教化源旁濟作泗州開元寺僧伽和尚塔銘言僧
事齊律儀作過海和尚碑銘幽公碑銘釋氏制作無
以抗敵大法將滅人鮮知之唱和之者或寡矣故公
之文章粹美深遠無人能到此事可以俟於知音不

可與薄俗者同世而論也余之仰止未盡其善蓋釋氏之鼓吹歟諸佛之影響歟余所不者道其窮歟常懷不言之歎杳冥之恨爾後之人識達希夷意通響象知我之言之不作耳若以叙人倫正褒貶則人皆知之非獨情至而稱其製作也大約公之習尚敦古風閱傳記硜硜然以此導引於人以爲其常米鹽細碎未嘗挂口故鮮通人事亦賢者之一病也夫子所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故無適時之用任使之勤余故以皇甫士安比之若管夷吾諸葛亮留心濟世自謂棟梁則非公之所尚也所謂善士而不善今知賢而不知俗故論贊碑頌能言賢者之事不能言小人之稱享年若干以某年月日終于長安某里朝廷尚德故以公爲太子侍讀國尚實錄故以公爲史館修撰發誥令敷王猷故以公爲翰林學士三職齊署則公之處朝廷不爲不達矣年過四十一士林歸崇比夫顏子黃叔度不爲不壽矣其碌碌者老於郎署白首人世又何補哉於達者不可以夭壽之歎而病於促數焉公遺孤歿後而生今已成立則友明之知臧孫之後存於此也

趙郡李華中集序

獨孤及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爲用亦猶涉川者假舟楫而後濟自典謨缺雅頌寢王道陵夷文教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與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及其大壞也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爲楛_拳拳_拳之如奉法令聞臯陶史克之作則呶然笑之天下雷同風馳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爲舟翠羽爲楫翫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久矣帝唐以文德敷於下民被王風俗稍不變至天后時陳子昂以雅易鄭學者滯而嚮方

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勃焉復起用三代文章律度當世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爲泉源抒情性以託諷然後有歌詠美教化獻箴諫然後有賦頌懸權衡以辯天下公是非然後有議論至若記敘編錄銘鬲刻石之作必採其行事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指歸刑政之根本忠孝之大倫皆見於詞然後中古之風復形於今于時文士馳騫颺扇波委二十年間學者稍厭折揚皇琴而窺咸韶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公實啓之公名華字遐叔趙郡人安邑令府君第三子質

直而明曠遠而有節中行而能斷孝敬忠
廉視於天機執親之喪哀遠神明其任職釐務外若
坦蕩而內持正性謙而不犯見義乃勇舉善惟懼不
及務去惡而復讎與朋友交然諾著於天下其偉詞
麗藻和氣之餘也學博而識有餘才多而體愈迅每
述作則筆端風生聽者耳駭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
天寶二年舉博學宏詞皆爲科首由南和尉擢祕書
省校書郎八年歷伊闕尉當斯時唐興百三十餘年
天下一家朝廷尚文夫拜工乎中微拙於使人無已
譽公才與時并故不逃名而名彰時輩歸望如鱗羽

之於虬鸞也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會權臣竊政柄貪
猾當路公入司方書出按二千石持斧所嚮列郡爲
肅爲奸黨所嫉不容於御史府除右補闕祿山之難
方命圯族者蔽天聰明勇者不得奮明者不得謀公
危行正詞獻納以誠累陳誅兇渠完封疆之策閣犬
迎吠故書留不下時繼太夫人在鄴初潼關敗書聞
或勸公走蜀詣行在所公曰柰方寸何間行問安否
然後輦安輿而逃謀未果爲盜所獲二京旣復坐謫
杭州司功參軍太夫人棄敬養公自傷悼以事君故踐危
亂而不能安親旣受汙非其疾而貽親之憂及隨牒

願終養而遭天不弔由是銜罔極之痛者三故雖除
喪抱終身之戚焉謂志已厭息陳力之願焉因屏居
江淮間省躬遺名誓心自絕亡何授左補闕又加
尚書司封員外郎璽書連徵公卿已下傾首延佇至
止之日將以司言處公公曰焉有隳節辱志者可以
荷君之寵乎遂移疾請告故相國梁公峴之領選江
南也表爲從事加檢校吏部郎中明年遇風痺徙家于
楚州山陽縣痼貧甚課子弟力農圃贍衣服雅好修無生
法以冥寂思慮視爵祿形骸與遺土同惟吳楚之士
君子譔家傳修墓版及郡邑頌賢守宰功德者靡不

齋貨幣越江湖求文於公得請者以爲子孫榮公遇
勝日時復綴錄以應其求過是而往不復著書素所
著者多散落人間自志學至校書郎以前八卷并常
山公主誌文竇將軍神道碑崔河南生祠碑禮部李
侍郎碑安定三孝論哀舊遊詩韓幼深避亂詩序祭
王端負外沈起居興宗裴員外騰文別元巨詩并揚
騎曹集序王常山碑並因亂失之名存而篇亡自監
察御史以後迄至于今所述者公長男羔字宗敘編
而集之斷自監察御史已前十卷號爲前集其後二
十卷頌賦詩歌碑表序論誌記讚祭文凡一百四十

四首為中集其中陳王業則無疆頌議世道則原上

論質文論主文而諃諫則言鑿含元殿賦敦禮教則

哀節婦賦靈武讚與外孫女二孩書表賢達盛德則

元魯山碣房太謝德銘崔賓客集序平原張公頌梁國李公傳德先生誄權著

作墓表李夫人傳盧夫人頌死一生之間抒其交情

則祭蕭功曹劉評事張博士文吟詠性情達於事變

則詠古詩辨卿大夫族姓則盧監察道碑思舊則三

賢論自敘則別相里造范倫序詮佛教心要而會其

異同則南泉真禪師左溪朗禪師碑其餘雖比興萬

變而未始不根於道德故覽公之文知公之質不俟

覲容貌聽詞氣而後覩其行若使束帶立於史臣之

位具備獻替足以潤色王度正一代之訓典天而病

之國不幸也然遐叔身甚病而心甚壯文益贍而才

不竭則前路逸氣詎可度矣他日繼於此而作者當

為後集及常遊公之藩也久故錄其述作之所以然

著于篇

唐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詩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
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

庖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氣分

扶問切

大音不完故必混

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榮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射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與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十有一年爲文章稱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是歲以踈雋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爲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

錫執書以泣因編次爲四十五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常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爲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唐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盧藏用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乃刪詩定禮述易道而修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觀也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怨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

年賈誼馬遷爲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流辭而不顯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刑宋齊之末蓋顛頽矣逶迤陵頽流靡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其諫

諍之辭則爲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觀其逸足駸駸方將搏扶搖而凌太清獵遺風而薄嵩岱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偶時委骨巴山年志俱天故其文未極也嗚乎聰明精粹而淪剝貪叨桀鰲以顯榮天乎天乎吾始未知天焉昔嘗與余有忘形之契四海之內一人而已良友沒矣天其喪余今採其遺文可存者編而次之凡十卷恨不逢作者不得列於

詩人之什悲夫故粗論文變而爲之序至於王霸之才卓犖之行則存之別傳以繼於終篇云

唐衡州刺史呂溫文集序

劉禹錫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爲雋人其色湫灑於顏間其聲發而爲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人文爲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萐莆與百果齊坼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爲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實生是時而絕人甚遠始以文學振三川三川守以爲

貢士之冠名都西馳速如羽翼長安中諸生成避其鋒兩科連中鏗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爲左拾遺明年大戎請和上問能使絕域者君以竒表有專對材膺選轉殿內史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道州刺史以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歿後十年其子安衡泣奉遺草來謁咨予伸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和叔名溫別字化光祖考皆以文學至大官蚤聞詩禮於先侍郎又師吳郡李質通春秋從安定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

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生文字與雋賢交重氣槩覈名實欽然以致君及物爲大欲每與其徒講疑考要皇王富強之際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詆訶角逐疊發連中得一善輒盱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于眉端以爲案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闕其勢而爭天光者乎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爲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爲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道過哉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予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他咸有爲而爲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爲富豔夫弄之關乎惟巴虬九日乃能盡其較而廻注鸚鵡亦要中於尋常之間非弄之手苟有不能所遇然而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予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內而已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三

宋吳興姚鉉纂
明建武鄧漢校

序內摠一十七首

集序

唐著作佐郎顧况文集序 皇甫湜

唐太常寺協律郎李賀歌詩序 杜牧

唐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李貽孫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唐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崔公山池後集序

李翰

唐東臯子集序

呂才

刪東臯子集序

陸淳

唐中嶽宗元先生吳筠尊師文集序

權德輿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劉禹錫

篋中集序

元結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編後序

李商隱

樊川文集後序

裴延翰

毗陵集後序

梁肅

題柳柳州集後序

司空圖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柳宗元

注愍征賦後述

司空圖

唐故著作佐郎顧況集序

皇甫湜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
 清唳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鉤綿秀絕君出其中間翕
 輕清以為性結冷汰以為質煦鮮榮以為詞偏於逸
 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
 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為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
 誰與哉君字通翁諱況以文入仕其為人類其詞章
 嘗從韓晉公於江南為判官驟成其磊落績入佐著

作不能慕顧爲衆排爲江南郡丞累歲脫縻無復北
意起屋於茅山意飄然若將續古三仙以壽卒湜以
童子見君楊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絹鞞頭眸子瞭
然炯炯清立望之真白圭振鷺也旣接歡然以我爲
楊雄孟軻顧恨不及見三十年於茲矣知音之厚曷
嘗忘諸去年從丞相涼公襄陽有曰顧非熊生者在
門訊之即君之子也出君之詩集二十卷泣余發之
涼公適移蒞宣武軍余裝歸洛陽諾而未副今又稔
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爲序

唐太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

杜牧

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某
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
書一通曰我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
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雜爲四編
凡若干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爲已失去今夕醉解
不復得寐即閱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
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
一飯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
弟得以給養卹問常恨想其人詠其言止矣子厚於

我與我爲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其其
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爲賀才絕
出前讓居數日其深惟公曰公於詩爲深妙竒博且
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敘賀不讓必不能當君
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敘賀公曰子固若是是
當慢我其因不敢辭勉爲賀叙然其甚慙皇諸孫賀
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
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
足爲其和也秋之明絜不足爲其格也風櫛陣馬不
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
足爲其色也荒國侈殿梗莽丘隴不足爲其恨怨悲
愁也鯨吐鼉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蓋
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對言及
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爲無得有是賀
能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
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
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三十七年死矣
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
後凡十五年京兆杜某爲其序

唐故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李貽孫

歐陽君生于閩之里幼爲兒孩時即不與衆童親習行止多自處年十許歲里中無愛者每見江濱山畔有片景可採心獨娛之常執卷一編忘歸於其間逮風月清暉或暮而尚留宿不能釋不自知所由蓋其性所多也未甚識文字隨人而問章句忽有一言契於心移日自得長吟高嘯不知其止也父母不識其志每常謂里人曰此男子未知其旨何如要恐不爲汨沒之餓氓也未知爲吉邪凶邪鄉人有覽事多而熟於聞見者皆賀之曰若此家寶也柰何慮之過與

自此逐日知書服聖人之教慕愷悌之化達君臣父子之節忠孝之際唯恐不及操筆屬詞其言秀而多思率人所未言者君道之甚易由是振發於鄉里之間建中貞元時文詞崛興遂大振耀旣閩之鄉不聞有他人也會故相常袞來爲福之觀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頗嗜誘進後生推拔於寒素中唯恐不及至之日比君爲芝英每有一作屢加賞進遊娛燕饗必召同席君加以謙儒動不踰節常公之知又日深矣君之聲漸騰於江淮且達於京師矣時人謂常君能識真尋而陸相贄知貢舉搜羅天下文章得士之盛

前無其倫故君名在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人到于今伏之君之文周詳切於情故敘事重複宜其掌代文柄以變風雅一命而卒天其絕乎君於貽孫言舊故之分於外氏爲一家矣故其屬文之內多爲予伯舅所著者有南陽孝子傳有韓城縣尉廳壁記有與鄭居方書皆可徵於集故予冲幼之歲也拜君於外家之門太和中予爲福建團練副使日其子價自南安抵福州進君之舊文共十編首尾凡若干首泣拜請序予以諾其命矣而詞竟未就價微有文又早死

太中六年予又爲觀察使令訪其裔因獲其孫曰澥不可使歐陽氏之文遂絕其所傳也爲題其序亦以卒後嗣之願云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於文文之尤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之右及元賓死退之之文日益高今之言文章元賓反出退之之下論者以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爲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者文以理爲本而辭質在所尚

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尚於質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爲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見也夫文興於唐虞而降於周漢自明帝後文體孱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隋嫣然華媚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諧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蹠蹠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略盡予得元賓文於漢上惜其恐復磨滅因條次爲三編論其意以冠於首大順元年十月日給事中陸希聲序

唐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華

開元天寶間詞人以德行著於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字紫芝華爲碣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穎士字茂挺梁國都陽忠烈王之後曾祖某官大父某官考諱某莒縣丞咸有位不至尊君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十歲以文章知名十五譽滿天下十九進士

擢第歷金壇尉桂州參軍祕書正字河南參軍辭官
避地江左永王修書請君遁逃不與相見淮南連帥
表君爲揚州功曹相國諸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爲
介君以先世寄殞嵩濮因之遷祔終事至汝南而沒
嗚乎春秋若干天下儒林爲之憔悴君爲金壇尉也
會官不成爲揚州參軍也丁家難去官爲正字也親故
請君著書未終篇御史府以君爲慢官離局奏謫罷
職爲河南參軍僚屬多嫉君才名上司以吏事責君
君拂衣渡江遇天下有故其高節深識皎皎如此君
謂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

有賈誼文詞詳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瓌麗
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
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
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于賢
著論近乎王化根源此外皆夔絕無聞近日陳拾遺
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述作君以文章制度爲已
任時人咸以此許之不幸沒於旅次有文十卷行於
世其篇目雖存章句遺逸古所謂有其義而無其辭
者也是後之爲文者取以爲法焉今海內至廣人民
至衆求君之比不可復得難乎哉君有子一人曰存

爲蘇州常熟縣主簿雅有家風知名於世以華平生最深見託爲序力疾直書云爾

崔公山池後集序

李翰

崔公吏於華葉再黃矣士之才也天高其興益之以小山焉山臨清池峭絕孤踊岑無一仞波無一勺而洲嶼縈帶巒崖盤鬱則巫廬衡霍不出於庭間矣若其琴幌朝開書堂晚清綠筠森踈下見松雪登蕙蘭之徑諷瓊瑤之章則雍雍詠歌盡在丹壁又與一二文士以吟以賦謂之後集焉

東臯子集序

呂才

君姓王氏諱勣字無功大原祁人也高祖晉穆公自南歸北始家河汾焉歷宋魏迄于周隋六世冠冕國史家牒詳焉君性好學博文強記與李播陳永呂才爲莫逆之交陰陽曆數之術無不洞曉太業末應孝悌庶絜舉射高第除祕書正字君性簡放飲酒至數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劉伶與閉戶轟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以類酒德頌云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爲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爲正字端簪理笏非其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楊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部法

箴屢被勸劾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於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遁隋季版蕩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中詔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醞三升君第七弟靜爲武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祿俸殊爲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爾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判日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爲斗酒學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爲太

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聃耻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死君嘆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遂挂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爲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兼採杜康儀狄已來善爲酒人爲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見而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董君歷職皆以好酒鄉里或哈之因著無心子以喻志河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稱良沃鄰渚又有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顧與相近遂結廬河渚縱意

琴酒慶弔禮絕十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磐石地頗顯敞君於其側遂爲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之清河崔公善繼爲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柰何悉欲坐召嚴君平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絕君又葛巾聯牛躬耕東臯每著書自稱東臯子晚歲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詠作詩好事者錄之諷詠並傳於代貞觀十八年終于家時年若干臨終自剋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爲墓誌所著詩賦並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緝成五卷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酒譜二卷及注老子並別成一家不列於集云

刪東臯子集序

陸淳

淳聞於師曰秉仁義立好惡方之內者也等是非遺物我方之外者也冥內而遊外聖人也聖人吾不得見之矣方內者時有焉其惟方外之徒莫得而測也豈踐跡之道易忘言之理難邪將群於人而內自得邪何乃莊叟之後綿歷千祀幾於是道者余得之王君焉心與物冥德不外蕩隨變而適即分而安忘所

拘而迹不害教遺其累而道不絕俗故有陶公之去職言不怨時有阮氏之放情行不迂物曠哉淵乎真可謂樂天之君子者矣生於隋季人莫之知故其遺文高跡不顯余每覽其集想見其人恨不同時得爲忘形之友故祛彼有爲之詞全其懸解之志庶乎死而可作無愧異代之知音爾其祖宗之由出處之行前序備矣此不復云

唐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權德輿

道之於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況本於玄覽發爲

至言言而蘊道三辰之麗天百嘉之麗地平夷章大恬淡溫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泝三古與造物者爲徒其不至者遺言則華涉理則泥雖辯麗可嘉采真之士不與也宗元先生吳君其知言者與先生諱筠字貞節華陰人年十五篤志於道與同術者隱于南陽倚帝山閱覽占先選蹈物表芝耕雲臥聲利不入天寶初玄纁鶴書徵至京師用希夷啓沃昭合玄聖請度爲道士宅於高丘乃就馮尊師齊整受正一之法初梁貞白陶君以此道授昇玄上君自王君至先生凡五代矣皆以陰功救物爲王者師十三年召入

大同殿尋又詔居翰林玄宗在宥天下順風祈嚮乃獻玄綱三篇優詔嘉納志在遐舉累章乞還以禽魚自況藪澤爲樂得請未幾盜泉汗于三川羽衣虛舟泛然東下棲匡廬登會稽浮浙河息天柱隱機埋照順吾靈龜有時放言以暢天理且以園公歌詠於紫芝弘景怡悅於白雲故屬詞之中尤工比興觀其自古王化與詩大雅吟步虛詞遊仙雜感之作或遐想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萬象用冥環樞惜性命之紀達人事之變大率以嗇神挫銳爲本至於竒彩逸響琅琅然若戛雲璈而凌側景崑閩松喬森然在目追

近古游方外而言六義者先生實主盟焉至若總論谷神之妙則有玄綱哀蓬心高日之達於道也則有神仙可學論䟽滄瀑雪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賦巖棲賦修胸中之誠而休乎天均則有心日論契形神頌其他抗章寓書贊美序別非道不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妙卓爾而昭曠合爲四百五十篇博大真人之言盡在是矣大曆十三歲歲直鷄首止于宣城道觀焚香返眞於虛室之中門弟子邵冀玄者率籲其徒寧神于天柱西麓從其命也太原王顏常悅先生之風採道也熟自先生化去三歲顏爲御史中丞類

斯遺文爲三十篇拜章上獻藏在祕府冀玄者偏得先生之道如槁木止水剗心遺形自先生化去二十五歲以其文編請傳永久其有逍遙卓詭之論猶不列於此至若挺神奇祛鬼怪告鍊蛻之地合盱蠶之符皆備於刻金石者之說今徒采獲斯文以序崖略且俾後學知道者必知言云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劉禹錫

釋子工爲詩尚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尚書咸爲當時才士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于會稽木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爲凡夫因辭父兄出

家號靈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維學爲詩遂籍籍有聞維卒乃抵吳與與長老詩僧皎然游講益至皎然以書薦于詞人包侍郎佶包得之大喜又以書致于李侍郎紆是時以文章風韻主盟于世者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颺如雲得風柯少葉張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悅高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游京師名振輦下縉流嫉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侵誣得罪徙汀州入會稽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多賓禮招迓之元和十一年終于宣州開元寺七十有一門人遷之建塔于越之山陰天

柱峰之陞從本教也初上人在吳興居柯山與晝公

為侶

皎然字晝時以字行

時予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詠皆

曰孺子可教後相遇于京洛與支許之契焉上人歿

後十七年予為吳郡其門人秀峰檄先師之文來乞

辭以志且曰師嘗在吳賦僅二千首今刪取三百篇

勒為十卷自大曆至元和凡五十年間接詞客文人

訓唱別為十卷今也思行乎昭世求一言羽翼之因

為許曰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右靈一導其源護國襲

之清江揚其波法振公之如么弦孤韻警入人耳非

大樂之音獨吳興晝公服備衆體晝公後澈公承之

至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

汀州云青蠅為弔客黃犬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闡域

豈獨雄於詩僧間邪

篋中集序

元結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

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

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音不見稱頌死而已矣誰

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

以流易為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

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汗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

方直之士天雅君子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爲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又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爲辯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焉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盡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異其不亡於今凡七人詩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

李商隱

次山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爲之序次山見譽於公弱夫蘇氏始有名見取於公浚楊公始得進士第見憎於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間二十一年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於性命之際自占心經已下若干篇是向外曾孫遠東李暉辭收得之聚爲元文後編次山之作其綿遠長大以自然爲祖元氣爲根變化移易之太虛無狀火黃無色寒暑攸出鬼

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方嚮物色欵何從生啞
鍾復鳴黃雉變雄山相朝捧水信潮汐若大壓然不
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
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頰入飲于朝斷章適句
如娠始生狼子豹孫競于跳走翦餘斬殘程露血脉
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國買人一笑如以萬
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春牽絳長河不知其
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鐘石雅在宮藏其正聽
嚴毅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
其姑豎麾爲門懸木爲牙張蓋乘車屹不敢入將刑

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擘切截纖顆如墜地碎若
大咽上聲餘鋸取朽蠹櫟鱗出毒刺眼楚去聲齒不見可
視顧顛踣錯雜汗漑傷損如在危處如出夢中其總
旨會源條綱正日若國大治若年大熟君君堯舜人
人義皇上之視下不知有尊下之望上不知有篡辯
頭鑿齒扶服臣僕融風彩露飄零委落耄老者在童
齒者蕃邪人佞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
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爲非嗚
呼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
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真而耻聖五帝用聖

而耻明三王用明而耻察嗟嗟此書可以無書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

樊川文集後序

裴延翰

長安南下杜樊鄉鄜元長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歧公之別墅在馬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俸錢創治其墅出中書直亟召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談啁酒酣顧延翰曰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適稚走於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爲樊上翁旣不自期富貴要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爲我序號樊川

集如此則顧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磨滅矣明年遷中書舍人始少得志盡搜文章閱千百紙焚擲纔屬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讀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筆比四出守其間逾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塗藁醉墨頽夥纖屑雖適僻阻不遠數千里必獲寫示以是在延翰又藏蓄者甲乙籤目比較焚外十多七八得詩賦傳錄論辨碑誌序記書啓表制離爲二十編合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嗚呼雖當一時戲感之言孰見魄兆而果驗白邪嘻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

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爲理具與運
高下探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相如
楊雄劉向班固爲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懣雖
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露洽時論相如子雲瓌麗詭
譎諷多要寡羨漫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乘時若
君之善否直豁已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爲任纂緒造
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
包焉竊觀仲舅之文高騁夔厲旁紹曲撫潔簡渾圓
勁出橫貫滌濯滓穢支立欹倚呵磨駁瘵如火煦焉
爬梳痛痒如水洗焉其扶剔挫偃敢斷果行若誓汝

野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前衡後鑿如整冠裳祗謁
宗廟其聒螿爆聾發慄若大呂勁鳴洪鐘橫撞撐裂
噎啞戛切韶護其砭熨嫉惡堤障初終若濡槁於未
焚膏癰於未穿栽培教化翻正治亂變醜養瘡堯醜
舜薰斯有意趨賈馬劉班之藩牆者邪其文有罪言
者原十六衛者戰守二論者與時宰論用兵論江賊
二書者上獵奏漢魏晉南北二朝逮貞觀至長慶數
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採取前事凡人未
嘗經度者若繩裁刃解粉畫線織布在眼見耳聞哉
其謫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亡

則得一賢人決遂不亡者則張保罪傳尚古兵柄本
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子而爲其序褒勸賢
傑表揭職業則贈莊淑大長公主及故竒章公汝南
公墓誌標白歷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爲多則
與高大夫書諫諍之體非評醜惡與主鬪激則論諫
書若一縣宰因行德教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
黃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分則祭李處州文訓勵官
業告東君命擬古典謨以寓誅賞則司帝之誥其餘
述喻讚誠興諷愁傷易格異狀機鍵雜發雖綿遠窮
幽膿腴魁壘筆酣興健宛眇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

楊馬之牙陣聳曹劉之骨氣掇顏謝之物色然未始
不撥斲治本絙幅道義鈞深於經史舐禦於理化也
故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從而興乎嘻所
謂文章與政通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上盛時理具
踔三代而蔭萬古若躋太華臨溟渤但觀乎積高而
杳深不知其磅礴澶漫所爲遠大者也近代或序其
文非有名與位則文學宗老小子旣就其集寤寐思
慮反覆不翅逾年苟墜承顧付與之言雖顯晦兩不
相解在他人無知其狀者然以高有天幽有神陰有
宰物者可自誣抵以其罰殛故總其條目強自後序

至於裁判風雅宰制典刑標翊時濟物之才編志案
名位之實則恭俟叔父中書公於前序

毗陵後集序

梁肅

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獨孤公旣薨門下客安定梁肅
以公茂德映乎當世美化加乎百姓若發揚秀氣磅
礴古訓則在乎斯文文之盛不可以莫之紀也於是
綴其遺草三百篇爲二十卷以示後嗣乃繫其辭曰
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臣
下以之弼成五教德又下衰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議
彰乎史冊故道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

立文之興廢視世之治亂文之高下視才之厚薄帝
唐接前代澆醜之後承文章顛墜之運王風下扇作
者迭起不及百年文體反正洎公之爲則又操道德
爲根本總禮樂爲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訓春秋
之褒貶屬之於詞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革
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爲實錄天下凜然復
覩兩漢之遺風善乎中書舍人崔公祐甫之言也曰
常州之文以立憲戒世褒賢遏惡爲用故議論最長
其或列於碑頌流於歌詠峻如嵩華浩如江河若贊
堯舜禹湯之命爲誥爲典爲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

吾試論道之位宜不陟哉公諱及字至之祕書監府君第四子道與之粹天付之德聰明博達剛毅正直中行獨復動靜可則仁厚積爲大本文藝成乎餘力其體文中雖波騰雷動起伏萬變而殊流會歸同致于道故於賦遠游頌嘯臺見公放懷大觀超邁流俗於仙掌函谷二銘延陵論八陣圖記見公識探神化理合權道於議郊祀配天之禮呂諲盧奕之謚見公闡明典訓綜覈名實若夫述聖道揚儒風則陳留郡文宣王廟碑福州新學碑美成功旌善人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尚書嚴庶子韋給事韋穎叔墓誌鄭氏

孝行記李睢陽楊懷州碑纂世德貽後昆則先祕監靈表陳黃老之義於是有對冊文演釋氏之奧於是有鏡智禪師碑論文變損益於是有李遐叔集序稱物狀之美而暢其情性於是有瑯邪谿述其敘一事紀一物皆足以追踪往烈裁正任簡噫天其以述作之柄授夫子乎不然則吾黨安得遭遇乎斯文也初公視肅以友肅仰公猶師每申之語言必先道德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華昏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吾子可共與學當視諸斯文肅承其言大

發蒙惑今則已矣知我其誰哉遂銜涕爲敘俾來者有以觀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終始出處皆載易名之狀故不備之此篇

題柳柳州後集序

司空圖

金之精麤攷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邪愚觀文人之爲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尚旣專則搜研愈至故能銜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鬪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勅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抉

電撐扶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道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不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柳宗元

賁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彩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流蓋述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雅頌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

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故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已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際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辭諷誦於文人滿盈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序述學富識達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大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

陳象甫汝南周愿河東裴秦武都何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李練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詩皆人文之選已用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與嗚呼公旣悟文而疾旣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於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其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論次篇目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其後

注愍征賦後述

司空圖

武宣之間籍顯地者雖無如梁韓數公以雅實自任而能振拔後進然士大夫宴遊之倦猶或時道文學以飲助執事者而盧君尚以讒擯致憤於累千百言亦猶虎之餌毒蛟之飲鏃其作也雖震丘林鼓溟漲不能快其咆怒之氣且科爵之設而多得於彼而少喪於此侈其虛而歎其實彼或充然自喜而又以拱默相持曾不知日月沒於晷刻之間蠅翔而螢腐耳然則著明幸於棄黜而能以愍征爭勅於千載之下吾知後之作者有歐血不能逮之者矣其所得何如於彼哉且上至聖哲下至豪特之士得於文學者多矣豈以一靈運之狂而可沮辱天下之奇偉哉况而

牆而悻謬者可翅於此邪愚前述雖已恣道其適壯
悽艷矣而終不能研其才外之致以是擲筆狂叫寄
之仙生又嘗著濯纓引以雪詞人之憤其旨亦屬於
盧子且凡稟精爽之氣是或有智謀超出群輩一旦
憤抑肆其筆舌亦猶武人逞怨於鋒刃也俾其無所
控告驅於讎敵必貽國家之患矣然則據權而蔽善
者得不常以此危慮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四

宋吳興姚 鉉纂
明建武鄧 漢校

序丁 摠一十首

天地二

大衍曆序 張說

地誌圖序 呂溫

修養一

導引圖序 梁肅

琴一

觀石山人彈琴序

唐文粹 卷九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博奕二

骰子選格序房千序碁柳宗元

鳥獸三

師子贊序張九齡鷹鵠圖贊序

八駿圖序李觀

果實一

荔枝圖序白居易

大衍曆序

張說

特進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說言曆者先王以明時授人敬天育物者也辰極恒居斗運

不息晦朔相推而變月寒暑往來而成歲日月右進周天之度啓星辰左旋正時之氣合積餘分而致閏配甲子而設部鳳鳥爲司疇人受職分分而加之者百鈞必過毫毫而減之者千里必差何則古法存而其人異也不見大聖孰能起之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欽崇天道眷靈月令受命再新改制創曆十有三祀詔沙門一行上本軒頊夏殷周魯五王一侯之遺式下集太初至于麟德二十三家之衆義比其異同課其踈密或前疑而後定或始會而終乖振古未探之象必發樞於神筭大鈞不測之氣盡覩縷於天

聰廼更審晷度之短長覆星間之廣狹繩九道之眇
眇糾五精之進退參大衍天地之數綜八卦六爻之
序一轍於文王也覈春秋交蝕之辰研九疇五紀之
輿同文於孔子也杼軸萬象優柔四載奏草朝竟一
公文落臣說奉詔金門成書冊府先有理曆陳景善
筭趙昇首尾參玄之言接承轉籌之意因而緝合編
次勒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曆經七章一卷長執曆
一卷古今曆書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
卷所以貫三才周萬物窮數術先鬼神稱制曰者卽
聖人顧訪之旨標謹按者是曆家進對之詞非軒后
至聖不啓履端之業非容成詣極不就歸餘之經據
其圖也七政之天心不遠守其術也千歲之日月可
知蓋中黃之寶符太紫之神器者也謹以十六年八
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皇雄成紀之辰當一元之出
符獻萬壽之新曆伏望藏之書殿錄於紀言掌之太
史頒於日曆制曰可

地誌圖序

呂溫

廣陵李該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
多門歷世寤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
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

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要綽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奧未足以昭啓後生乃裂素爲方儀據書而畫隨方面以區別擬形容之訓解命之曰地制圖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群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干陬落內自五侯九伯外洎要荒蠻貊禹跡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梗槩固不可同年而語其詳略也每虛室燕居薄帷晴寒普天之下盡在屋

壁戶納四海窻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絕域舉意而到高視革裔坐橫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出遐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歲月窮轍跡於區外文不可並軌而論勞逸也且夫刪百代之弊綜群言之首繁而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由戶而覩奧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皦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覈人物之虛實總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卹民

之艱覩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疆晉壤
 則想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
 敗王者於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鑒乎興替斯又懲
 勸之遠也然則本之所以廣學流申之足以贊鴻業
 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為室中
 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虛行舉地成圖聞天無
 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為之頽息也其父從君遊辱命
 序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事君子知其所以然

導引圖序

梁肅

氣之貫萬物也感矣本乎天者資之以生本乎地者
 資之以成古之善為道者知氣之在人不利則鬱鬱
 則傷性伐其命而不可援也於是乎張而翁之導而
 引之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使流於六藏暢於四支浹
 於肌膚之會固其筋骸之束然後百病不生耳目聰
 明可以保神可以盡年和之至也故歧伯得之為軒
 轅師廣成子得之千二百歲而身不衰彭祖得之上
 及有虞下及五霸後學得之隱名山而遊人間壽考
 者不可詳而計矣原其所出皆以歧伯為祖有浮山
 隱居朱少陽者得其術於黃帝外書又加以元化五
 禽之說乃志其善者演而圖之被以章目凡三篇究

其所由盖久視之門戶樞之善喻者也少陽年涉期
頤神氣轉壯每至虛空之中自試此法或屈或伸或
盤或旋或迴互翕闢終日不倦每振寂郵肯綮之際
必砉然響然用力甚微而合於桑林之舞此又技之
甚尤異者也暇日以所述示予予喜而序之以寘篇
首俾博覽者以知還年之一路道者之雅戲云

觀石山人彈琴序

天寶中言雅樂者稱馬氏琴石侯嘗得其門而入矣
故其曲高其聲全余常觀其操縵味夫節奏和而不
流淡而不厭凜其感人而忘夫佚志已而謂余曰

夫徒能彈之而至和樂獨善其身足使情反乎性吾
聞其語矣未辨其方也敢問何爲而臻哉古之聰明
睿智其能爲乎余愀然曰善乎夫子之問是道也吾
嘗聞諸師矣夫人生無其節則亂故聖人道之天和
作樂以救之於是乎有五絃之琴以暢五音以協五
行以宣五常以紀五事後世聖人以爲五絃備其本
而未行其變變而裁之莫先乎文武之用於是究夫
剛柔復益其絃者非他也文武之道也亦猶八卦旣
列復因而重之然後乃可以動天地而鼓萬物盡變
化而感鬼神極聖人之能事反百慮於一致此琴之

以爲貴也故虞帝以之乃歌南風禹湯以之而作夏
護周文武以之萬邦協和卜代三十成康以之刑措
不用仲尼以之見文王之象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若琴道不行則君子之道消而王澤不下故殷紂失
之而棄河海幽厲失之而周道中絕晉悼失之師曠
一彈而國大旱琴之興廢與理亂相並夫備殷薦以
配祖考蕭相庶幾神降則不可廢於郊廟矣若夫和
平其志氣暢達於動用使邪物不接則不可廢於律
度矣故自有國有家下逮於庶人莫不尤重焉君子
所居於是左琴右書上無故不徹蓋謂是也周穆
載雲和空桑龍門之琴禹貢嶧陽之桐以爲之歷代
善琴之士與幽蘭白雪之號則吾子其自知已夫何
言哉問曰若何所云則今之爲琴者多矣君子之風
何其未扇與對曰琴樂之雅者也雅者正也正者謂
能宣正其聲而行正道今夫鄭衛之移人久矣其人
或正則其位未大其位未大故正聲未被君子風薄
不其然乎夫雅樂之所貴者豈取清商流徵不失度
曲而已彼各有所起也言畢石君善之俾予紀其辭
遂號爲序云

骰子選格序

房千里

古之敘班位列爵祿其所以治萬民總百事且用以別白賢不肖堯爲君舜爲相其下有共鮒焉成王爲君周公爲相其下有管蔡焉舜周公之貴非幸也宜也共鮒管蔡之殛放非不幸也宜也故賢者宜進之雖已貴益其祿厚其爵不爲幸不肖者宜退之雖已賤奪其廩削其秩不爲歎由是人用自勵遷善去惡強奮自篤後代衰微升于上者不必賢沈于下者不必愚得不必功失不必過賢者知其善不足恃耻比肩而趨故賢未嘗進不肖者知其惡不果棄惟奮臂而逞故不肖未嘗退有賢者退人雖心知之卒無柰

何且曰非人也命也有不肖者進人雖心知之又益無可柰何亦曰非人也命也以是善不勸而惡不悛率曰賦諸命而已矣果如是聖人所謂仁誼忠信者何足道哉姑徵其有命無命爾悲夫斯後代之不可復古豈不由是也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船野浦下三日遇二子號進士者以冗骼雙雙爲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爲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座客有爲尉掾而止者有貴爲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歛升于上位者大凡得失酷似前所

謂不繫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達人以生死爲勞
息萬物爲一馬果如是吾今之貴者安知其不果賤
哉彼真爲貴者乃數年之榮耳吾今貴者亦數刻之
樂耳雖又促稍異其歸於偶也同列禦寇敘穆天子
夢遊事近者沈拾遺述枕中事彼皆異類微物且猶
竊爵位以加人或一瞬爲數十歲吾果斯人也又安
知數刻之樂果不及數年之榮邪因條所置進身職
官遷黜之目爲選格序

序棊

柳宗元

房生直温與余二弟遊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所以
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
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
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由是取二
毫如其第書之旣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
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
使貴者則皆慄焉懔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
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
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
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
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

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於茲
慕者與無亦近而先之耳其有果能擇其善否者與
其敬而異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與揚其得於貴者有不氣
而志蕩者與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與其
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與其所謂賤者有
敢避其使之擊觸者與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
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與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
有似慕者故敘

師子贊序

張九齡

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占候而
自來四夷不王征伐而難致故絕域有來貢沒羽諸
侯有不入苞茅舉其大凡不在遐邇頃有至自南海
厥繇西極獻其方物而師子在焉爾雅所謂後貌如
戲貓食虎豹今之所見信然絕猛者也其天骨雄詭
材力傑異得金精之剛爲毛群之特伉立不動而九
牛相去眈視且瞋則百獸皆伏所以肉視犀象孩撫
熊羆其餘瑣細不置牙齒我天子示柔遠之義國無
不庭有服猛之威物無難制故其受羈絏伏閑阜馴
而爲用鋒莫可當然吾君所存義不謂此蓋蠻夷君
長歲時貢獻或殊琛絕費實於內府或異獸奇禽擾

於外圍皆其覲禮若中國之贄幣所不辭讓明異方之臣妾此則非有利之之心充耳目之覲好以爲懷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與固無得而稱也義異大犬豈勞召公之訓美同赤豹可闕韓侯之詩凡我侍臣咸爲之贊

鷹鵠圖贊序

鳥之鷙者曰鷹曰鵠鷹也名揚於尚父義見於詩鵠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爲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邪然於羽族之中絕有豪傑之表氣感剛悍體侔銛鋒

顧視之間偉如也夫授以勁翮意不群飛資其利嘴義在鮮食生有自然之權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武士法吏齊名比義者以其巖若郅都飛若李廣委質於所事報功於所養不憚摧翼以虧勇不立垂枝以屈節是鳥也向之擬議不亦宜乎夫鸞與鳳將感於仁所不及也雞與鶴猶較其德彼何有焉況其餘雖飛雖鳴凡者怪者肉非登俎才非下韝威力不敵群噪無益然後知二禽之爲用衆鳥之絕倫者也故君子躔其然工人圖其狀以象武備以彰才美雖未極其天姿有以見其風骨矣昔支遁嘗養名馬自云重

其神駿斯圖也非彼人之徒與

八駿圖序

李觀

予嘗聞有周穆王八駿之說乃今獲覽厥圖雄凌趨騰彪虎文螭之流與今馬高絕懸異矣其名盜驪蜚黃驪裏白羲之屬也視矯首則若排雲視舉足則若乘風有待馭之狀有矜群之姿若日月之所不足至若天地之所不足周軒軒然嶷嶷然言其真也實星降之精思其發也猶神扶其魄軾者如仙御者如夢將變化何別哉世說周穆王駕八駿日會王母於瑤池從群仙而遊按山海經去中國三萬里乃非虛說

也而不知其所從得之厥神是生爲之用與何古書無其匹與圖之首有褚公遂良題云秦漢傳之降于梁隋至余皇唐不泯厥跡卓爾昭然竒哉信乎苟今攷之於古則人大笑矣求之於時則曠世矣由是知物有同者不必良有異者不必否或慮觀之者昧故爲序以表焉

荔枝圖序

白居易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絹瓢肉瑩白如冰雪漿液其酸如醴酪大略

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
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
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吏圖而書之蓋爲不識者與識
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四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五

宋吳興姚鉉纂
明建武鄧漢校

序戊 摠一十四首

著撰十

大統紀序 陳鴻 三傳指要序 劉軻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樂府古題序 元稹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元和辯謗略序 唐次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權德輿

注孫子序 杜牧 般若心經贊序 張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裴休

唱和聯題四

荆潭唱和集序 韓愈 聯句詩序 呂溫

宿天長寺上方唱和詩序 權德輿

愚谿詩序 柳宗元

大統紀序

陳鴻

敘曰臣聞日月星辰紀乎天也山嶽江河紀乎地也曆數正朔紀乎帝也正氣為帝帝天號也統倫群主冠耀元符牢籠乾坤之精彈壓山川之靈威武薄乎八紘文明光乎百代功格皇天名在祀典以揖讓而

登皇極者迺可言矣開曆垂統自始皇焚書為煙燼史官廢紀失傳其本後代儒者鑿天地心胸造生人聞見故諸緯書及皇甫謐譙周之徒得肆言上古之事恃無可驗競開異說臣少學乎史氏志在編年貞元丁酉歲登太常第始閑居遂志迺修大紀三十卷正統年代隨甲子紀年書事條貫興廢舉王制之大綱天地變裂星辰錯行興帝之理亡后之亂畢書之通諷諭明勸戒也七年書始就故絕筆於元和六年辛卯自太易至太昊年代史傳無正說且書皇甫謐似是之言昔太昊氏迎日推策造甲子臣以為天地

立於水成於氣氣萌萬物昌甲而生主寅帝首太
昊歲起攝提故書太昊首甲寅皇甫謐云太昊在位
一百一十年又云子孫五十九姓傳世五萬餘歲又
有循飛等九紀亦是定年陶弘景云欲以數紀之生
求知百代之上誠可笑矣臣非知古者亦不敢強爲
發正自太昊至炎帝世曆無明文存首而已舜行天
子事八十年孔安國注云舜在位五十年三十而徵
庸三十年在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堯喪三
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一百一十二
歲崩堯帝天下七十載得舜試舜三年一在徵庸正

月上月受終于文祖二十八載帝乃殂落堯二十八
年合入舜曆通計在位八十一載堯在位七十二載
即舜元年丙子帝摯元年乙卯帝嚳元年乙巳顓頊
元年丁亥少昊元年癸亥黃帝元年癸未炎帝元年
癸未以是推之伏子賤最可憑也諸家年代曆不分
出益三年當禹薦益於天七年而崩益行天子事三
載禹喪畢讓于啓啓賢諸侯歸之益避于箕山之陽
禹之聖啓之賢益之讓豈可廢而不明今以大唐元
和六年太歲辛卯上推至炎帝元年癸未凡三千六
百九年自軒轅至夏殷約世本以文宣王太史公堯

典舜典商書夏書爲實錄周秦以降則按本朝國史春秋緯書云炎帝子孫帝臨至帝岡又有八代四百餘年據太史公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易稱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今臣依周易史記以黃帝代炎帝緯命曆敘又稱少昊子孫相承十代四百餘年驗緯書起漢哀平間前代儒者好記異聞新進後學耳目固不可驗皇甫謐劉伯莊皆以舜爲戊寅年即位年在位二十年遂使神農已來甲子相承錯謬按漢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陟方廼死通服堯喪三年禹崩啓未立使三年何繫今出益三年成禹

志且堯禪舜二十八年而崩益行天子事三年爲益之事可也大道之行以天下爲家何必私三年於啓或云有窮伊尹周公共和如何當夏后相不恢于夏家羿爲相臣篡相自立后相奔死商丘浞又殺羿自立少康長廼復夏政自是之後備見於諸家年曆云

三傳指要序

劉軻

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則春秋蓋聖人之文乎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少變乎故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例變之爲義也非介然溫習之所至曠乎其粹者也軻常病先儒各固所習互

相才楮學者準裁無所豈先聖後經以闢後生者邪抑守文持論敗潰失據者之過邪次又病今之學者涉流而迷源捨經以習傳撫直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此所謂去經緯而從經績者矣既傳生于經亦所以緯于經也三家者蓋同門而異戶庸得不要其終以會其歸乎愚誠顓蒙敢會三家必當之言列于經下譔成十五卷目之曰三傳指要異始涉者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焉俾左氏富而不誣公羊裁而不俗穀梁清而不短幸是非殆乎息矣庶儒道君子有以相期於孔氏之門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曆古今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于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古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攷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驚墮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摺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而咸得從其條

貫森然炳然若開群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詞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記言尚書國語戰國策成敗興衰之說大備無不包也噫是可以爲學者之端邪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爲是書吾嘉而序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序繫于左以爲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已降則濫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旣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序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樂府古題序

元稹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之流爲二十四名賦
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
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
名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以度詞
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
之準度而又區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採民疇者爲
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
詞非選詞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
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
取其詞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

而纂譔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爲樂府等題除饒
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
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絃明矣後之文人達
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
短長爲歌詩之異劉補闕云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
學文王操伯牙作水伶操齊牧犢作雉朝飛衛女作
思歸引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以明矣况自風雅至
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人公襲古
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爲贅勝尚不如
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

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有倚傍余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昨南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百中一二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因家止述軍輸捉捕請先螻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爲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旨焉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邁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連爲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因山之制上則顧命典策與文物以授萬國下則制服節文頒憲以示

四方由其肅恭無不備具包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爲司空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于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爲崇豐二陵集禮藏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爲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湛爲祭法舊史咸以爲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禮儀封禪祠部公以禮成大事大理

公以禮輔東宮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爲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豐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兄正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郇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遊其門若聞韶護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於他門則豐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與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榮於史氏也果矣

元和辯謗略序

唐次

臣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遂萬物之宜在驗乎妖祥之二氣祥氣降則爲豐爲茂妖氣

降則爲沴爲災君臣立而畢高隔矣至於處神明之
奧詢獻納之辭在審乎邪正之二說正言勝則爲忠
爲讜邪言勝則爲讒爲諛故詩云萋兮菲兮成是貝
錦刺其組織之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
人惡其莠言之蠹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
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聽豈止鴉鵙彫卉蕙苾惑
珠者哉况立國立家自中徂外道偏則刑罰不中讒
勝則忠孝靡彰逖覽前聞緬思近古招賢容鯁遠佞
嫉邪慮之則深防之未至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
垂衣御寓化洽文明謨猷博訪於縉紳旌賁屢臻於
巖穴尚復廣四目周四聰制治皆在於未萌作範將
垂於不朽乃詔掌文之臣令狐楚等上白周漢下洎
隋朝求史籍之忠賢罹讒謗之事迹敘瑕釁之本末
紀謠詠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十卷昔虞舜有聖讒
之命我皇修辯謗之書千古一心同垂至理將俟法
宮退日昃之政別殿備乙夜之觀則聖慮先辯謗何
由興上天不言而人自信矣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權德輿

今之畸人有隱居張氏者治莊生內外雜篇以向郭
舊注未盡采其旨乃爲之訓釋猶懼學者之蕩於一

端泥於一說又作三十三篇指要以明之蓋弘道以周物闡幽以致用內外相濟始終相發其文約其旨明纒如珠貫渙若冰釋旣而以予嘗所蘄嚮俾敘而辨之焉道之用也經天地該萬物內化者可以澤四海外化者可以冥是非儵然順物內外偕化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古之善爲道者如此泊乎性命耳目之相軋也不勝於物則相刃相劘徇乎無涯氣耗乎名聲之域心鬪於彼是之境墮淖滑濬封執逆旅懼力不足而辭奔舛馳莊生哀其如是乃退廣柱下之說弛張變化未始離乎道用虛靜恬淡無爲無本焉故

其言后王撫世也則曰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其言君子行道也則曰時命大行乎則返一無迹大窮乎則深根寧極窒乎欲則曰休影息迹達乎生則曰外形委蛻其放言大觀也則齊彭殤一堯桀等周公於獲狙比大舜於豕虱或至大適以爲累或至細乃牽乎用斯豈窮鄉一曲者所能通故有內外雜篇之異然則道之於物無不繇也行之者視其分隨其方而揭厲之則爲家爲邦爲仁爲智游之泳之日漸漬之化與心成不知所自則昧者皦躁者靜循之而愈照冥之而愈妙嬰寧懸解豈遠人哉隱居之意明

此而已矣隱居名九垓別號渾淪子老於是學徧遊
名山無常居不粒食與土木鳥獸同其外而中明也
如是向使與漆園同代如丘明受經於仲尼矣其顏
成子南榮趯之徒與予摳衣於君實所辱命粗舉莊
生之略直書隱居之志以冠于篇

注孫子序

杜枚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
事也今者據按聽訟誠繫罪人笞死于市者吏之所
爲也驅兵數萬擐其城郭係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
吏之所爲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

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
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爲國家者
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也
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
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爲小吏盡得其道者可
以使之爲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
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
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頌夫子之
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
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

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於孔子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乎亡失根本斯最爲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泰有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

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所由來哉牧幼讀禮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謂其書真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圓二三千里係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府山東崩壞殷殷焉聲振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爲辱非當辱不辱以

爲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牧自此謂幼所讀禮
眞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爲教及年二十始讀尚
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
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
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
其國也然後信知爲國家者兵最爲大非賢卿大夫
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眞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
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
十數家且數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
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勦其事跡皆與武所著

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
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十數萬言曹魏武
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二篇成爲一編曹自爲
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
所爲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
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
書從事從令者尅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
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
不然者曹豈不能邪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
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爲上中下三

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
 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
 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
 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
 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
 居其位可也

般若心經贊序

張說

萬行起心心人之主三乘歸一一法之宗知心無所
 得是真得見一無不通是玄通如來說五蘊皆空人
 本空也如來說諸法空相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見空

捨法二者知見復非空邪是故定與慧俱空中法入
 此門者為明門行此路者為超路非夫行深般若者
 其孰能證於此乎秘書少監駙馬都尉榮陽鄭萬鈞
 深藝之士也學有傳癖書成草聖迺揮灑手翰鐫刻
 心經樹聖善之寶坊啓未來之華業佛以無依相而
 說法本不生我以無得心而傳今則無滅道存文字
 意齊天壤國老張說聞而嘉焉讚揚佛事題之樂石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裴休

禪師集禪源諸詮為禪藏而都敘之休曰未曾有也
 自如來現世隨機立教菩薩間生據病指藥故一代

時教開深淺之三門一真淨心演性相之別法馬龍二士皆弘調御之說而空性異宗能秀二師俱傳達磨之心而頓漸殊稟天台專依三觀牛頭無有一法江西舉體全真荷澤直指知見其他空有相破真妄相攻反奪順取密指顯說故西域中夏其宗實繁良以病有千源藥生多品投機隨器不得一同雖俱爲證悟之門盡是正真之道然諸宗門下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爲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

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峰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瓶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據會要而來者同趨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同異遮表之廻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莫不提耳而告之指掌而示之嘖伸以吼之柔和以誘之乳而藥之憂性命之夭傷也保而護之念水火之漂焚也挈而導之懼邪小之逆陷也揮而散之悲鬪諍之牢固也

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父不能保身後之子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廻照疑暄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是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吾師爲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滅後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答曰佛於法華經涅槃會中亦以融爲一味但昧者不覺故涅槃經云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而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頭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

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外魔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嗚呼後學者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當取證於本法無取證於末習能如是則可以報圭峰大師劬勞之德矣

荆潭唱和詩序

韓愈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旣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驩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

湖之南攘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
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
搜竒抉怪雕鏤文字與章布里閭顛顛專一之士較
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
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
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
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聯句詩序

呂溫

河東柳茂直與余有潘楊之睦且道義相得也余兄
弟志守拙默不交當世晨昏之外靖專一室顧我者

惟茂直而已以爲切磋蓋常事討論有宴息導志氣
徒然起憤議時世予欲無言其或晴天曠景浩蕩多
思永夜高月耿耿不寐或風露初曉恍若有得或煙
雨如晦緬懷所思不然何以節宣慘舒暢達情性其
有易於詩乎乃因翰墨之餘琴酒之暇屬物命篇聯
珠唱玉審韻諧律同聲則應研情比象造境皆會亦
猶衆壑合注瀦爲大川群山出雲混成一氣朗宣五
色微闡六義雖小道必有可觀其在茲矣茂直命余
序述存以編簡俾後之觀者知吾黨所立之濫觴

崔吏部衛兵部同南縣尉日宿天長寺上方

唱和詩序

權德輿

易之同人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道同於內而氣相求情發於中而聲成文以觀以群以比以興清河崔處仁河東衛從周於是有清秋仁祠往復十七韻之作初二賢皆以秀造分校秘府弘文之書貞元初同爲渭南尉縣曹結綬相視莫逆處仁自府庭旋歸稅駕於斯國門勝槩康莊在下馳車徒而走聲利者此爲咽喉外煩埃盍中孕照曠書懸清光夕湛虛明上方之鐘磬深夜之月露眺聽寂寞情靈感發投者報者無非瓊瑤如金絲應和孔翠翔集盡在是矣厥

後同爲左右補闕從周以本官入爲翰林學士處仁累以尚書郎知制誥旣而處仁西垣即真從周復以外郎掌誥洎處仁遷小宗伯而從周即真俄掌貢舉實爲之代元和三年秋處仁爲吏部侍郎從周爲兵部侍郎重九休澣聯鑣道舊永懷曩篇二紀于茲慮屋壁之隙壞詩文之磨滅不若刻勒片石之爲堅且久也惟二賢大雅閎達人倫龜玉更爲王楊迭爲田蘇便蕃清近烜赫章大其於爲霖爲礪四方之屬耳目久矣然則志氣之所舒英華之所摠其濫觴於此乎德輿與二君子同爲諫官同掌書命相繼典貢士

分曹居中臺其間交代迭處不可具舉敢叨益者之數實悅同心之言追琢既具序夫本末亦二君子之志也

愚谿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谿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常居也故姓是谿爲冉谿或曰可以染之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谿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其谿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谿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谿愚谿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

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谿獨見辱於愚何哉蓋以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砉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

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谿余得專而名焉谿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詞歌愚谿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谿石上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五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九十六

宋吳興姚 鉉纂
明建武鄧 漢校

序已

籍記序摠一十七首

歌詩

小洞庭五太守讌籍

蘇源明

秋夜小洞庭離讌序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

令狐楚

瑯琊溪述序

獨孤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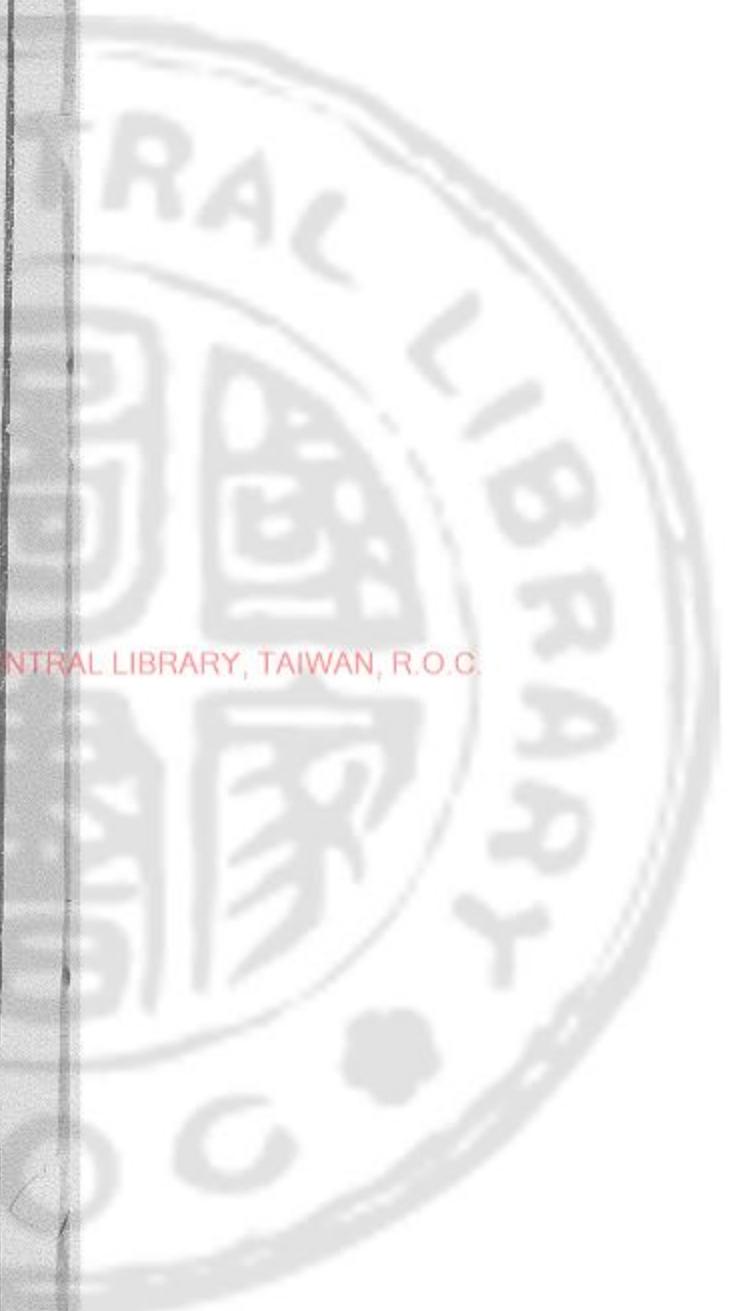
泛郎官湖詩序

李白

裴胄先宅讌集賦詩序

獨孤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冬夜讌蕭十丈詩序

息夫牧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石鼎聯句詩序

韓愈

翫月詩序

歐陽詹

送陸欽州序

韓愈

送劉太真詩序

蕭穎士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送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節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龜蒙

雲母泉詩序

李華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

小洞庭五太守讌籍

蘇源明

天寶十二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觴濮陽太守清河崔公季重魯郡太守隴西李公蘭濟南

太守太原田公琦濟陽太守隴西李公倭于回源亭

既尊封壤乃密惠好前此濟陽以河堤之虞夫役之

弊請南略我宿及魯之中都宿人訟其不便源明請

廢濟陽以平陰長清屬濟南盧東阿歸我陽穀隸濮

陽役均三邦利倍二邑不可則分我壽西入濮陽東

入濟陽魯之中都北入于我書貢閭闔旨下陳留陳

留太守王公威德帝俞美才人與自揔連率實惟澄

清命屬官湖城主簿王子說會五太守于東平議縣

乃不割郡亦仍舊已事修讌姑以為別若夫階抱孤

嶠軒飛凌潭阻殘暑於重林逝高秋於絕壑其盤何

有膺鹿臆羊其俎何有燔鬼膾魴李下彫籠冰之以
寒水瓜剖銛刃巾之以踈絃禮交乎上當世高賢之
相允樂動乎下前古中和之合作抑抑焉堂堂焉奚
一人之富有而群后之緝熙也司士庀舟以待司功
設祓以告徹饌更服陳羞繫罇自回源起廣泊左拂
蠶尾右遵吾山倒岬岫於波際指梁岑於林缺移搖
敞豁暝眇虛曠太皞苗裔可記任宿伯禹山川空流
濟汶所遇多感祗牢爲歡焯態目成以留客嫖容色
授以勸酒繁絲踈管紛爾自會雅舞清唱倏然同引
旣醉源明以手版扣舷而歌曰小洞庭兮牢方舟風

嫋嫋兮離平流牢方舟兮小洞庭雲微微兮連絕崕
仍瀾壯兮緬以沒重巖轉兮超以忽馮夷娶兮護輕
橈蛟龍行兮落增潮泊中湖兮澹而閑並曲激兮悵
而還適予手兮非予期將解袂兮藂予思尚君子兮
壽厥身承明主兮憂斯人歌闋鳥獸聞之低昂而相
鳴魚鼈聞之泐洄而或躍茲官吏安次而不易彼人
庶樂業而不遷喜之哉樂之哉字渦泊曰小洞庭盛
集五太守高譙云爾

秋夜小洞庭離譙序

源明從東平太守徵國子司業須昌外尉袁廣載酒

于回源亭明日遂行及夜留讌會莊子若訥過歸苕
相里子同禱過如魏陽穀管城青陽權衡二主簿在
座皆故人也徹饌新罇移方舟中有宿鼓有汶簧濟
上嫣然能歌者五六人共載止回源東柳門入小洞
庭遲夷傍徨眇緬曠漾流商雜徵與長言者啾焉合
引潛魚驚或躍宿鳥飛復下真嬉遊之擇耳源明歌
曰浮漲湖兮莽迢迢川后禮兮扈予橈橫增沃兮蓬
仙延川后福兮易予舫月澄凝兮明空波星磊落兮
耿秋河夜旣良兮酒且多樂方作兮柰別何曲闕袁
子曰君公行當揮翰右垣豈止典曹米廩邪廣不敢
受賜獨不念曰三賢源明醉曰所不與吾子及四三
賢同恐懼安樂有如秋水晨前而歸及醒或說嚮之
陳事源明局局然笑曰狂夫之言不足罪也乃志爲
序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

令狐楚

太和五年春三月究海節度副使李貲外虞致本府
書幣修好于我卒事返命且以故太守蘇源明集中
小洞庭讌籍及序二首見寄請余立一貞石識其故
處云余爲之考尋圖牒詢訪耆老自五六日至于旬
時茫然曾不得回源亭湍泊依依髣髴者從天寶十

二載而下及茲八十年源明有盛名於朝遺愛在鄆嘗與五太守會集讌游之所形於文字罔若金石若良二千石好事君子接武而來縱不能恢張增節之必當思人愛樹存爲此州故事悲夫恩澤之外四紀有余自蕩平而還三政相繼不銛鋒摩刃以戰鬪爲務則長臂利爪而攫拾是謀視嘉山水好風月如越人之髡髻者之鑑非惟無用又從而仇之余以爲不可使中行子之文無傳于此地乃於溪亭作金石刻引而記之亦李志也秋七月二十七日天平軍節度等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彭陽

縣公令狐楚詞

瑯琊溪述序

獨孤及

隴西李幼卿字長夫以右庶子領滁州而滁人之飢者粒流者召乃至無訟以聽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下因鑿石引泉醜其流以爲溪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堂琴臺以環之探異好古故也按圖經晉元帝之居瑯琊邸而爲鎮東也曾遊息是山厥跡猶存故長夫名溪曰瑯琊他日賦八題於岸石及亦狀而述之是歲大曆六年歲次辛亥春三月丙午日述曰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濬不刊幾萬斯年造物遺巧

若俟後賢天鍾靈竒公潤色之疏爲廼溪削成崇臺
山不過十仞意擬衡霍溪不袤數丈趣侔江海知足
造適境不在大怪石皚皚涌湍瀉瀉洞壑無底雲興
其間仲春氣至萬木華發巨陵被坂吐火噴雲公登
山樂樂者畢同無小無大乘興從公公舉觴酒酣氣
振溪水爲主而身爲賓捨瑟詠歌同風舞雩時時醉
歸與夕鳥俱明月滿山朱轡徐駟石門松風聲類笙
竽鳥戲人實弘道初不自美向微羊公遊漢之涘峴
山寂寞千祀誰紀彼美新溪維公嗣之念茲疲人繫
公其肥後之聆清風而嘆息者挹我於泉乎而已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詩序

附詩李白

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
使夏口沔州杜牧公漢陽宰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
樂天下之再平也是夕月朗清光可掇張公以殊有
勝槩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今賢豪遊者非一
而枉踐佳境寂寥無聞夫子可爲我標之嘉名以傳
不朽白因舉酒酌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猶鄭圃之有
僕射陂也席上文士輔翼岑靜以爲知言乃命賦詩
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山共相磨滅焉
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時明月好不減武昌都

唐文粹 卷六十一
四座醉清光爲歡古來無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
風流若未減名共此山俱

仲春裴胄先宅讌集賦詩序 詩附

獨孤及

先是先清明一日右金吾倉曹薛華陳嘉毅醜清酤
會河東裴翼榮陽鄭裒河東獨孤及于署之公堂引
蒲舉白者自午及子促席于花陰賦詩于月波樂極
不醉夜艾而罷後清明三日二三子春服旣成思欲
脩好尋盟選勝上晝裴侯是以再有投轄之會是會
也鄭不至吾兄惠然而來堂有琴庭有篠芳草數步

落花蒲席中和子冠烏紗帽相與箕踞嗚喙傲睨相
視稱觴乎其間趣在酒中判爲酩酊之客家本秦也
能無烏烏之聲其詩曰

上天垂光兮熙予以青春今日何日兮共此良辰與
君觥濁醪而藉落英兮不知年華之相親蹇淹留以
醉止孰云含意而未申歌數闋裴側弁慢罵曰百年
歡會鮮於別離知開口大笑幾日及此日新無已今
又成昔不紀而賦之如春風何其演爲連珠以志此
會

冬夜宴蕭十丈因餞殷郭二子西上詩序

息夫牧

志有之事三如一者惟君父師乎所以生之教之祿之生而不教不可立也教而不成不可祿也故師勉乎教而學者勵乎已已立學成而會友以講之是以伯魚趨庭曾參避席卜商投杖厥義於是乎在冬十有二月家君宰邑許下夫子問津潁上二賢將馳會府皆適茲土夜處狹室列座有位尊卑儼如或捧觴上壽或摳衣請益始敦詩以闋禮終講信而修睦然後文飽於德義潤其身頃夫子升堂之後若盧賈劉尹之徒半紀間接武鳴躍實夫子訓之導之斯至也

今殷郭二子天資才幹而加之鏃羽觀光王庭俯拾地芥其誰曰不然飛霜雷林寒氣摠至月落西戶夜將向晨座隅謙謙畢醉温克則知孔門宴餞異於他日二三子終身識之夫子以家君政事百里無事命門弟子賦鳴琴亦以釋此離之怨焉小子不敏忝居門人之末敢不敬書其事

有琴斯鳴于宰之庭君子莅止其心孔平政旣告成德以永貞鳴琴有術于潁之畔彼之才髦其年未冠聞詩聞禮斐兮璨璨鳴琴之怡于潁之湄二子翰飛言戾京師有爵者桂載攀其枝琴旣鳴矣宵旣清矣

烘燼有煒酒醴惟旨謂我寤嘆吁其別矣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中堅利辯道深道建神照雲臯息慈寂然凡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憇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于時孟夏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

世界者因成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旣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澈三人名姓文句因與集虛輩歎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迄今垂二十年寂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樂天序

石鼎聯句詩序

詩附

韓愈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

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之能詩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然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即綴其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墻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弟子爲我書吾句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膨脞

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爲而傳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管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即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髯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即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旣止即讀讀畢謂二子曰章

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矣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道士倚墻睡鼻息如雷嗚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鼕鼕二子亦困睡及覺日已上顧覓道士不見即問其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

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白責若有失者間遂請余言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邪韓愈序詩曰

巧匠斲山骨剗中事煎烹師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

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脹膨脝彌明外包乾蘚文

中有暗浪驚師服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喜謬當

鼎萬間妄使水火爭彌明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

師服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蒂凍芋

強抽萌彌明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師服不植輪

寫處焉知懷抱清喜方當紅爐燃益見小器盈彌明

晚晚無刃跡團團類天成師服遙疑龜負圖出曝曉

正晴喜旁有雙耳穿上為狐髻撐彌明或訝短尾鈔

又似無足鏹師服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喜何當

出灰地無計離瓶鬕彌明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擎

師服豈能煮仙藥但未污羊羹喜形模婦女笑量度

兒童輕彌明徒爾堅重性不過升合盛師服傍似廢

轂仰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窾微作蒼蠅鳴彌明

以茲翻溢恣實負任使誠師服常居顧盼地敢有漏

泄情喜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並彌明區區徒自效

瑣瑣不足呈師服迴旋但兀兀開合唯鏗鏗喜全勝

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撻磨礪

去圭角浸潤著光明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俱彌明作

翫月詩序詩用歐陽詹

月可翫翫月古也謝賦鮑詩眺之庭前亮之樓中皆

翫也貞元十二年歐閩君子陳可封遊在秦寓于永

崇里華陽觀予與鄉人安陽邵楚萇濟南林蘊穎川

陳詡亦旅長安秋八月十五日夜詣陳之居修厥翫

事月之為翫冬則繁霜太寒夏則蒸雲太熱雲蔽月

霜侵人蔽與侵俱害乎翫秋之方翫也夏先冬八月

於秋季始孟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也始於天道則寒

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兔圓况埃壒不流大空悠悠嬋娟徘徊桂華上浮昇東林入西樓肌骨與之踈涼神氣與之清冷四君子悅而相謂曰斯吉人所以爲翫也既得古人所翫之意宜襲古人所翫之作詩云
八月三五夕舊嘉蟬兔光斯從古人好共下今宵堂
素魄皎孤疑芳輝紛四揚徘徊林上頭泛灑天中央
皓露助流華輕颺佐浮涼清冷到肌骨潔白盈衣裳
惜此苦宜翫攬之非可將含情顧廣庭願至沈西方

送陸欽州詩序

詩附

韓愈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欽

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齋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去欽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欽爲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咨涕洟以爲不當去者何也盖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謂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兮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兮歛此大惠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

歌于達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劉太真詩序

詩附

蕭穎士

記有之尊道成德嚴師其難哉故在三之禮極乎君親而師也參焉無犯與隱義斯貫矣孔聖稱顏子有視余猶父歎其至歟今吾於太真也然乎爾且後進而余師者自賈邕盧冀之後比歲舉進士登科名與實皆相望騰遷凡數子其他自京畿太學踰于淮泗行束脩以上而未及門者亦云倍之余弗敏曷云當乎而莫之讓盖有來學微往教蒙匪余求若之何其拒哉猗爾之所以求我之所以誨學乎文乎學也者

非云徵辯說撫文字以翫夫談端輟厥詞意其於識也必鄙而近矣所務乎憲章典法膏腴德義而已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牽比類以局夫儷偶放於奇靡其於言也必淺而垂矣所務乎激揚雅訓彰宣事實而已衆之言文學者或不然於戲彼以我爲僻爾以我爲正同聲相求爾後我先安得而不問哉問而教教而從從而達欲辭師也得乎孔門四科吾是以得其一矣然夫德行政事非學不言言而無文行之不遠豈相異哉四者一夫正而已矣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不正之謂也吾嘗謂門弟子有尹徵

之學劉太真之文首其選焉今茲春連茹甲乙淑問
休闡爲時之冠浹旬有詔俾徵典校秘書且馳傳隴
首領元戎書記之事四牡駢駢薄言旋歸聲動日下
浹於寰外而太真元昆前已甲科太真兄太冲以去歲登科未始
問歲嗣其連舉謂予不信豈其然乎夏五月廻棹京
洛告歸江表岫兮岵兮歡旣萃矣兄弟矣榮斯繼
矣搢紳之徒習禮聞詩者僉曰劉氏二子可謂立乎
身光乎親蹈極致於人倫者矣上京餞別庭闈望歸
從古已來未之間也余羈宦此都色斯云舉彼吳之
丘曾是昔遊心乎往矣有懷伊阻行矣風帆載飛載

揚爾思不及黯然而泣先師孝悌謹信泛愛親仁餘
力學文之訓爾其志之南條北固朱方舊里昔與太
真初會於茲余之門人有柳并者前是一歲亦嘗覲
茲地其請業也必始乎此焉并也有尹之敏劉之工
其少且疾故莫之逮太真亦嘗曰何敢望并并與真
難乎其相奪矣緬彼江陰京阜是臨言念二子從予
于此爾云過之其可忘諸同是餞者賦江有歸舟以
寵夫嘉慶焉爾詩曰

江有歸舟亦亂其流之子言旋嘉名孔修揚于王庭
允焯其休舟旣歸止人亦榮止兄矣弟矣老斯踐矣

稱觴宴喜于岵于屺彼逝惟帆匪風不揚有彬伊文
匪學不彰予其懷而勉爾無忘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
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
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
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
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
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
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

今而輿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使體秀
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
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于主上用
力于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
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
終日濯清泉而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
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其後
與其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
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于時者之所爲也
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塗足欲

進而趙趙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
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
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
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上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
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
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
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
乎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
倘佯

送潭州道林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節

業儒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之代皆無有釋釋氏之典衰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絕
剗革之使不得滋釋氏源於漢流於晉瀰漫於宋魏
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眞之間論者之言粗矣抑能知
其然未知其所以然者也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膚脂
而色凝氣烈而神清未嘗謁醫未嘗禱鬼恬然保順
罔有札瘥之患故善也即一夫不幸而有風濕寒暑
之疴背癢而足蹇耳聵而目瞑於是攻熨之術用焉
禳禱之事紛焉是二夫豈特相反邪盖病與不病異